

包孝肅公奏議集序

宋包孝肅公奏議集十卷自應詔

至求退凡三十有一類乃公之門

生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廬州軍州

事張田所編次序而藏諸_三廟者

自公之歿已四百年今江西布政

司叅政_六公正於公為鄉人得其

遺藁將銀棒以傳屬儼為之序公
在當時為人峭直其忠孝大為議
論必采著于廟堂聞于天下傳之
後世載諸史冊者章章矣自宋至
今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稱道之
不絕況士君子乎觀其敷奏詳明
諫諍剴切舉刺不避乎權勢犯顏

不畏乎逆鱗亦當世之務陽引其
君於當道詞氣森嚴確乎不拔百
世之下使人讀之奮迅其精神發
揚其志為炳々烺々光前振後煥
乎其不可揜也雖然嘗聞公論三
司使張方平方平由此罷去而宋
祁代之公又彈奏祁祁亦罷公遂

代之歐陽公論公未之蹊田奪牛
整冠納履之嫌怙終謂公少有孝
行尚於鄉里晚有直名著在朝廷
則公之節行如喬松古柏挺然霄
漢不可摧抑者如此是雖歐公一
時之言實足以槩公之平生矣噫
天下後世之人徒知公之名而不知

必盡知公之事業公之事業蓋於
此可考見焉又得方公尊崇而表
章之則公之不泯者庶其在此乎
儼不愧鄙薄僭為之序云

正統元年歲改丙辰秋七月甲辰
前史官贊治少尹國子祭酒兼翰
林侍講嘉議大夫

太子賓客致仕豫章胡儼序



孝肅包公奏議集

門生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廬州
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兼淮南西路屯
駐駐泊兵馬鈐轄上騎都尉賜緋魚袋
借紫張田題辭

仁宗皇帝臨御天下四十年不自有其聖
神明智之資善容正人延讜議使其謀
行忠入有補於國卒大任以股肱者惟

孝肅包公止爾或曰先朝任諫官御史
多矣不四三年歛至侍從近列然類弗
遂大用又多不得善名以去獨孝肅之
進終無他吝而天下不得異議者何哉
曰包公一舉甲科拜八品京官今大邑
當是時同中第者雖下流庸人猶數日
月以望貴仕公拂衣去養十年亡宦意
其心亡他止知孝於親而為得也已而

還朝天子器其才高行潔處之當路公
上裨帝闕下療民病中塞國蠹一本於
大中至正之道極乎是必乎聽而後已
其心亦無他止知忠于君而為得也他
人或才不勝任望不厭人方且死黨背
公挾憾復怨如鷲得搏若虺肆毒顛墜
於惟賴泯滅之地以甘其心此衆所以
多不得善名以去公進無他吝而天下

不得異議也初公之歸養也至畢親喪
方渡仕嘗有詩云秀榦終成棟精鋼不
作鈎卒踐其言而得大位美矣雖然愚
謂非會仁宗皇帝至明一聖有不可惑
之聰公欲必行其道于時難矣乎孔子
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坤之六 亦曰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此公所以逢辰也
公薨後三年由守廬州盡得公生平諫

草於其嗣子大祝君因取其大者列三
十門凡一百七十一篇為十卷恭題曰
孝肅包公奏議集遂納諸家廟庶與其
後嗣亡窮也公之事業始卒官闕遷拜
有國史與天下公論在此不敢輒書云

孝肅包公奏議集目錄

卷第一

應詔 一篇

仁宗皇帝開天章閣親製策問

致君 九篇

請建太子

進魏鄭公三疏

七事

論委任大臣

論大臣形迹事

謹天戒

論赦恩不及下

上殿劄子

論冗官財用等

卷第二

任相 一篇

晏殊罷相後上

言災異 三篇

論日食

論地震

論星變

明體 一篇

論臺官言事

明禮 二篇

論百官致仕

請兩制官祀九宮貴神

戒漸 一篇

論內臣事

慎命今 一篇

論詔令數改易

論功 一篇

請謚王明

論賞罰

論李用和提議議海

慎差除限

請復射殿

選廉

對

卷

人

請命...

卷第三

擇官

請選諫議大夫

請復御史裏行

請選用提轉長吏等

請令憲官院以無陟狀定差遣先後

請選河北知州

請選廣南知州

請選利州路轉運使

再請選轉運提刑

請置發運判官

請召還孫甫張瓌

請使韓贊等臺官

請河北帥臣

請除范祥陝西轉運副使

奏請免祥

請錄用楊紘等

請選人知慶州

請遷差河北令錄

請廣南添差職官 二章

乞不用賊吏

乞不遣楊景宗知磁州

請選內外計臣 二章

省官 二萬

請罷馳驛內官

乞罷河北提舉修造軍器使臣

卷第四

去刻薄 萬

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

抑僥倖 七萬

請絕內降

論明堂重恩

請令江淮發運備任

請先舉三路知縣不得令監當

論縣令輕授

奏許懷德上殿陳乞

應修造使臣乞依宣命不得乞轉官

慎刑 一篇

請令提刑親案罪人

正刑 八篇

乞斷革責

請重坐舉違吏者

論疎決

論內降

請重斷張可久

乞斷向綬

請法外斷魏蒸

請職吏故恩未得叙用

卷第五

明禁

六篇

請差京東安撫

請速除京東盜賊

請斷銷金等事

請開封府司錄左右軍巡官屬不得請

謁并追賊事

請止給三省取索

請罷天下回易等

去妖妄

三篇

論妖人冷清等事

二章

請安置鹿皮遺者

卷第六

按劾

詳本本

論張若谷
三章

論李昭亮
二章

論于度孫南事乞辨明

論郭采祐
五章

論李煥
二章

論張若谷

論王遠
七章

請勘閩士良

請罷知雄州劉蕙濟

論李綬育國親事

請追任弁官

論閩士良轉官

請罷王渙權貨務

辨理
一篇

請留吳奎依舊供職

卷第七

民事 二卷

論歷代并本朝戶口

直勾衙前請限二年一替

寬恤 二十五篇

請差災傷路分安撫

再請差京東安撫

請罷天下科率

請免江淮兩浙折變 四章

請免陳州添折見錢

請救濟江淮飢民

請支義倉米賑給百姓

論江西和買絹

論放欠

請權罷陝西州軍科率

請將邢洛州牧馬地給與人戶依舊耕佃 二章

請放高陽一路欠負

請免公邊人戶折變

請接送北使三番

請修商湖口

請出內庫錢帛往逐路糶糧草

領陝西漕日上駁

乞開落登州治戶姓名

請罷同州韓城縣鐵冶務人戶

論瀛州公用

請罷里正只差衙前

卷第八

或與作

請不修上清宮

與利

請修蔡河堰并斗門

言財利

論茶法

言陝西整法 二章

議兵 七篇

請留禁軍不差出招置土兵

請那移河北兵馬事 二章

論宣毅軍

請移冀州就糧兵士歸本州

請移冀博深三州兵馬

請移配河北作過兵士往向南州軍

卷第九

議邊 十五篇

進張田邊說狀 賜張田勅書附

論邊將 二章

請選雄州官吏

論契丹事宜 三章

論吳賊事宜

論楊守素

論保州事

乞河北添糴糧草

再請移郡河北兵馬及罷公用回易

請擇探候人

論蠻事二章

卷第十

糧道 五篇

奉詔河北計置斛斗日上殿

請撥支汴河糧綱往河北

請於懷衛修御河船運

請河北及時計置斛斗

請添河北入中糧草

求退

求外任

孝肅包公奏議集目錄終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一

應詔

仁宗皇帝開天章閣親製策問

朕自纂紹慶基登臨御寓歿夕惕以忘勞慮視聽而有怠爰自近歲以來河朔之間民物散亡水災流注甚可哀憐雖已降指揮應災傷去處並令賑濟及暴露傷損之人各令照管外其所慮今契丹雖稱藩泥使忽來若非蒸化之心慮有可虞之意復聞聚甲朔邊議收西羌夙夜經心深可預防然事即未萌誠在安平之論或將來北使詣闕妄稱西去之名共構孽端別有邀求之事詭譎多塗作何回答或以今來詐報西行儻有南顧之虞西北山川地形甚處可為控

扼今以家國方面之材且無自薦輔翼之能實難
推僕事有技梧帥領何人洎數路偏將何人可補缺
以威禦綏寧何人堪為鎮靜其朔方自水災衝破戶
口流移而軫救之外軍儲闕乏財賦屢空以何法得
豐儲或急速之間以何為備其向去雖是豐饒將今
所用財貨如何更能省費致物力以漸從容及慮諸
路冗兵尚衆作何策精選勇校復文戰馬關絕如何
敷足故事雖未兆有滿無虞此繫安危更可詢於有
位體朕焦勞得不周悉卿等宜在公忠理當盡瘁

對策

臣某昧死再拜言伏惟 陛下有神聖文武之資紹
祖宗大業以馭重柄三十年于茲矣睿謀神斷豐功

績歷選明辟未之前聞猶于聽政之餘躬御便坐
筆成 聖策延問近臣思究當世之切務茲見 陛
下降意求治之至也臣聞酌言以擇善莫若盡天下
之議然萬乘之責不可使人人畢陳於前故用天下
豪材傑賢參實選位就德其中三數人能悉意抗論
於赤墀之前則天下得失之理如指諸掌矣况今廣
延群論預謀安危將相適臣博被清問獨臣昏庸無
狀將何以奉承詔旨上副周爰謹竭素有一二條陳
以聞願 陛下以至明擇至愚則臣不勝大幸竊以
契丹自 先朝請盟之後邊鄙無事四十餘年向以
是致遂命因敢上書悖慢併以和親割地為請朝
廷寬大未即執絕報遣使人增以金幣又數年遂

夷狄之性不悅金不感義不讓勝不取財况內塞言
許有不欲加兵之意乎故自去冬以來移帳雲州以
西計為名駐兵未去今又無故遣使來此不有邀求
則別生詭計但慮以不可從之事為言小不如意得
以為詞解仇協勢啓其弊端何況星文示戒水火未
弭天意人事未甚和順惟 陛下熟慮而審處之萬
一無他亦不可忽焉况今三路素為控扼之所中則
梁門遠城南入鎮定西則鴈門句注南入并代東則
松亭石關南入滄州然松亭以南數百里水澤艱險
自北界而出者則塘水足以限其來路惟鴈門句注
昔長城而南地里稍廣漢與胡人古今所共出入之
路也自失山後五鎮此路尤為要害 先朝以驍將

楊業守代州創築城壘于今賴之緣代州去雲州數
程地又平坦或有侵軼此最可虞孫武曰無恃其不
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
固不可信其虛聲弛其實備矣臣聞將者人之司命
而國安危所繫擇之不可不審且天下不慮乏人
慮其不用則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差
惟其人如何耳若得不次進用則必有成物苟子曰
大賢不待次而舉大愚不待次而誅謂進賢不肖
必須歲月或今河北沿邊卒驍將情糧困乏
皆壯年即罷職老校隱蔽其技
雖無名無實聞者不可不察
臣等之說訓練有名無實聞者不可不察
臣等之說訓練有名無實聞者不可不察

國家根本之地存亡繫焉近年黃河大
決民流甚饑殍殍過半公私窘迫雖累下
聖詔於
不支數月以乃前日主中外計者之通也臣頃
奉使遠伴及出疆回日凡三上言乞支撥錢帛往河
北當王穀賦時廣謀計置以備凶荒終以休
不地施行乃今粒食翔貴之時有司雖竭力營辦而
財用不足何以取濟若更因循不切措置恐非社稷
之福惟
陛下特出宸斷銳意而遂行之免成後患
臣等讀漢書宣帝時以西羌未平京兆尹張敞建議
今有白晝井盜受財殺人者皆得以差入穀贖罪欲

乞下有司議其辜犯可以贖者條具事件差入穀多
少俾河北州軍得以贖辜此亦權宜濟用之一端爾
燕三路官貧甚衆伏見

真宗皇帝朝以河北荒歉減省京朝官使臣幕職等
七十五員其逐路部署押陣使軍職自觀察而下悉
罷赴關此先朝令典願陛下遵而行之臣又聞
河北屯兵無慮三十餘萬然備邊防嚴武事不可闕
也而老弱者無緩急又不可用當此艱食之際供費
深廣萬一糧儲不繼勢必生變望今本路轉運使
司揀選老病冗弱以寬物力且老弱去則精銳者
物力寬則贍養者足其遠矣矣臣等今漸次抽那
有糧備州軍就食不然則物亦無場而患不知何

身所處法無同州置二馬監者便於西數千里
於河北置內分馬往逐歲收養未逾一月死者十有
七八迄今為二州之害議者謂不若依舊置歸河北
諸監以其地然民則馬無所損民得其利矣設馬監
直屬羣牧司逐州官吏不得統轄利害無由而知若
若委轉運使兼領則延按察視可以革去積弊歲餘
月及必致增羨又何患戰馬不足哉臣前所條陳
國家之常務而言事者多及之臣謂今之切務者
在擇政庸大臣敢當天下之責獨立不懼而以安危
為已任者委以經制四方庶幾可弭向者之患而行
陛下之憂矣臣愚以為言之者不難事行則為福古
人有云言之必可行也又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願

乞下有司議其事紀可以贖者條具事件差入殺
此俾河北州軍得以贖罪此亦權宜濟用之一端而
為三路官負甚衆伏見
真宗皇帝朝以河北荒歉減省京朝官使臣募贖者
七十五員其逐路部置押陣使軍或自觀察而
罷赴關此皆先朝令典願陛下遵而行之則
河北七兵無慮三十餘萬然備邊防嚴或事不可
值庸者弱者衆緩急又不可用當此艱會也願
深廣萬一糧儲不繼勢必生變望今本路轉運使
毋疎選若病冗弱以塞務者其若請去其
漸次寬用贖養者其若請去其
有是備州軍民食若然則

見順成林... 州置二馬... 河地... 七... 諸... 直... 若... 原... 國... 權... 為... 陛... 人...
見順成林... 州置二馬... 河地... 七... 諸... 直... 若... 原... 國... 權... 為... 陛... 人...
見順成林... 州置二馬... 河地... 七... 諸... 直... 若... 原... 國... 權... 為... 陛... 人...

陛下... 庶少... 致君...
陛下... 庶少... 致君...
陛下... 庶少... 致君...

臣... 國... 已... 守... 惟... 矣... 夫...
臣... 國... 已... 守... 惟... 矣... 夫...
臣... 國... 已... 守... 惟... 矣... 夫...

禍幾大為本館皇朝未降書來詩入盤維
與執政大臣協議精擇宗室中親而有德
重者優以封爵置在左右日加訓勗躬躬
選用厚重方正之士令述禁師論以善道
如此則不惟表異親賢抑亦鞏固王室可
觀望之意也堯皇詞誕育則以優禮而進
退之此亦古今之道義 陛下何憚而不為
哉伏况 藝祖以艱難得天下以聖繼聖傳
於 陛下垂及百年 陛下豈可不念祖宗之
業當傳之無窮若乃徇目前之過忽經
久之策必稔禍於將來恐非社稷之福也
陛下得不留神而熟慮乎臣以諫外之迹
累言責

之任今 陛下以臣愚直擢在憲府若畏罪
不言是上孤 陛下委用之意臣不忍為
惟 陛下審其當否斷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進魏鄭公三疏劄子

臣聞唐太宗英明好諫之主也魏元成忠
直無隱之臣也故君臣道合千載一時事
無不言言無不納太宗嘗謂左右曰朕即
位之初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
任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惟有元
成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
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
來朝貢比中元成之力也是致正觀之風
與三代比盛垂三百年抑有餘矣所止諫
疏具在史冊臣竊謂元成雖言於當日亦

可行於方今謹條其三疏備錄于左皆詞理切直可
為龜鑑伏望 陛下萬機之暇特賜觀覽傳說曰知
之非難行之惟艱惟 陛下少留 聖意天下幸甚

七事

臣非材備位諫職思所以為補報者惟言責而已然
言不激切則不足開宸慮而補聖政謹條上七事皆
當今之要務詞理鄙直惟 陛下留神省察
一事臣伏以 陛下天縱寬仁海納謀議是者取而
施用非者存而掩覆羣下見聖度闊博不以是非皆
能容受故奸邪敢肆矯妄持難明不然之事巧飾厚
誣使人無由自辨而默受排斥之禍致 陛下明有
所蔽疑貳忠良率以此也天忠良見疑則忠義之臣

欵竭節盡忠補報 陛下者皆懼諛畏禍不敢挺然
當 國家之事矣由是陰奸得計滋長啟病不惟有
虧聖德致害時政一旦緩急之才賢以使 陛下持
大任將誰付之臣願 陛下聽納羣下謀議之際留
神深察如有持難明不然之事巧飾厚誣於人者請
付有司責其明辨使真偽不雜是非較然則忠邪自
分天下庶幾於理矣
二事臣伏聞近歲以來多有指名臣下為朋黨者其
間奮不顧身孜孜於國獎善嫉惡激濁揚清之人尤
被奸巧誣罔例見排斥故造一賢士必曰朋黨相助
退一庸才亦曰朋黨相嫉遂使正人結舌忠直息心
不敢公言是非明示勸戒此最為國之大患也夫聖

明在上未嘗聞有朋黨朋黨之來大抵起於衰闇故
漢之黨錮始安帝而極於桓靈唐之朋黨由穆宗而
甚於文武是皆衰闇之際以 陛下用心圖治功同
堯舜詎可如漢唐衰闇之際而致有朋黨乎斯乃臣
下務相傾軋自快其志加諸其人不顧破壞 陛下
之業者也在昔劉向進諫於漢元帝曰孔子與顏淵
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又曰賢人在上位
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臣
謂劉向之言垂千餘年談者以為至當臣誠學向者
也不忍以熙洽之朝有朋黨之說虧損至德蔽塞大
明臣實痛傷不能已也臣願 陛下端慮以臨下推

誠以格物補名以核其實因迹以照其心使忠者邪
者情偽畢見勿以朋黨為意則君子小人區以別矣
三事臣伏聞 陛下大率類政頗惡才能之士有所關
建則議其迹名或云沽激欲求進達遂使才能之士
莫敢自効縱能不顧忌諱指陳事理固亦關於治亂
無得而施用矣且 陛下者聖賢之所責也其責者子
疾逐世而名不稱焉賢子曰烈士殉名人不顧其何
以獲善聖人所以貴也夫羣下雖衆無士者志
國家之志者甚少其能處心積慮圖報於上者則
近者之說足則志無仁人終無以冀進矣豈
之者而並行也勿以之

以盡其心矣

四事臣聞論者謂陛下願主先入之說臣以陛下運於事務得情而無之萬一或有臣止可過慮而議不可聞之而不書也臣謂帝王行事但顧理道之如何爾固不計其先入後陳也必若主先入者以為是耶則嘉問之人遲其敏捷或巧中人或陰圖事惟恐居其後無得和感亂於耳目哉臣願陛下采納羣議之際但願其事之是非裁之以當則先入之患息矣

五事臣伏見近日以來科禁多有疑下之意如舉御史須薦二員上自點定仍有在京與外任之物及見任二府曾舉奏之人亦不詳論至與中書樞密院止

下每假見客及不許有官廷議官不得私謁與刑法官接見聖罪叙勞之人等事皆非帝王推誠盡下之友政也以陛下至德難名待物無間方將擬跡堯舜固非漢武雄猜多忌之比也斯蓋不識大體之臣過防謬論上誤陛下臣恐書之史冊取笑萬古願陛下速革近制推大信於羣下以景祐初

年之政為法則盡善矣
六事臣伏見近歲已奉災異備至天象請見地理傾履蟲蝗為孽水旱作沴連綿三數年未已而河北甚其利州京東西兩路河東路循環皆被大患以此下焦勞求理恐一物失其持此憂畏寧不

亦或無疑沮未能委任忠賢以成委授之是也亦有今
諸將饑饉萬姓流離府庫空虛財力匱乏即不幸
之澶原無二年之蓄兵卒驟情夷狄威強即不幸
以凶年加之小寇則何人可倚仗而枝梧哉臣所
以夙夜悚惕思進苦言冀開悟陛下而不能已也
也臣願陛下切留宸慮密以事語今之執政諸
盡心敢救天下之弊敢當天下之責者果得其人而
陛下主張而委任之其陰機猶默持操取容而
能以一已為計者宜速罷免毋俾以塞要路則
為安變艱於易如反掌矣陛下固不可失此時而
不為儲此此時而不為禍變一發則雖欲為而不可

為矣惟陛下下

事臣伏見近歲以來多有寬遠之臣或以私事
因小過或為除名抑陷幽囚指要情弊或老
點洗垢出其罪者甚多害甚傷清議
鬱與情昔匹婦合意三年九陽匹夫懷憤六月飛
近歲寬遠之人雖止匹夫匹婦之憤也得不
召爰沙守陛下固宜辨而深惟老婦曰使
如使遠近有責人自念廢絕不能揮志一旦
連歲歲之巨者才行如實而本無過
罪之輕者或加重或加重揮如地則
天之仁使非陷情之風不敢後為天

論委任大臣

臣嘗讀漢書谷春傳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誠哉是言也夫王者端居巖廊之上垂拱而仰成者以能知人能官人使也然爾或異於是則雖兼齊之衆靡齊亦不能成無為之化也伏惟陛下以明處之姿勵精求治之切中外臣僚才與不才固無有能迷聖鑒者矣且丞弼之重最為今之推選而治亂繫焉若乃挺然盡心敢任天下之責者即當委而付之或拱默取容以徇一身之利者亦當罷而去之惟在陛下神機洞照甄別而信任之爾若任而不擇擇而不精非止不能為治抑所以為害矣夫近臣中素有公望實才衆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知之亦宜亟

擢而用之若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其才何以致理哉不可以邊陲不寧性然便謂無事况諸路飢饉相繼財用不足府庫虛竭士卒驕惰振舉紀律杜絕萌漸正是可為之時固宜參用賢者助成治體此尤不可緩也大概今之居位者扶奸佞則蔽善而背公溺愛憎則賣直而嫁禍論論然但以勢利相執苟得無恥豈有撥賢進能之意乎僕今如是輩比有差違而望風俗日益美教化日益成其可得哉論者皆曰今者以廉直遠讓有才之士擇焉而用置諸左者則向日之失立可矯正而邪諂苟且忌刻姦險之徒皆不令而去矣陛下何憚而不為哉臣以疎賤之徒叨奉書青之任固所以為罪者惟思傾竭愚慮庶幾

上稱聖政萬分之一類 陛下少留神明則天下蒙

論大臣形迹事

臣伏見 朝廷累年已來凡進用庶官裁處大事必避形迹以為公道上下相蔽習以為常有才者以形迹而不敢用不才者以形迹而不敢去事有可為者以形迹而不為事有不可行者以形迹而或行此蓋苟避中傷以防後害爾為身謀則可為國謀則不當如是此最時政之大害也且 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官長諸司官長參舉僚屬俾公卿大夫而下各稱其職然後推誠委任坦無疑貳則中外協濟政務修舉如此而不臻治古者臣所未喻也臣伏讀唐書

太宗朝或言魏徵阿黨者帝使溫彥博驗之無狀因令彥博讓之且曰今後不得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豈可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違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嗚呼然改容曰吾已悔之矣又高宗嘗責傅圖不達賢才李安期對曰聖帝明王莫不榮於求賢達於任使設使堯舜若已雍雍不能用賢亦王化不行况天下至廣非無英彥但此途公卿薦引即違置諸以爲朋黨况沈滯者未伸而在位者已擢所以人思免競為絀然若人主虛已招納廣務接訪不忌忌雖惟能是用諱既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君上非臣下所敢也高宗欲勸其言所以正觀本朝之政

號太平者蓋由廣延納之進推至公之心德之然夫
宜乎哉在史冊煥為美談伏自 陛下嗣守神器已
逾二紀日御便殿孜孜求治舉古先格王未有如是
之焦勞也而時多疵疢民未富庶國庫空若邦計益
削者何也蓋知人用人之道恐有所未盡爾昔齊桓
公問管仲曰何者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
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
參之害霸也夫管仲一諸侯佐爾猶慎於信用小人
况巍巍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伏望 陛下奮乾剛
之威確然英斷由命宰執進用賢雋斥去形迹之弊
以廣公正之路判忠佞抑僥倖察左右愛憎之說延
中外讜直之議慎重名器振舉綱目則可使教博于

上民悅于下存天地之和氣致邦國於永寧惟在
陛下慎一日力行而已

謹天誠

臣竊見遠者太白犯月於箕尾近者彗孛犯鎮星於
虛危之分而又冬雷震發雨水成冰情詢前聞固不
虛發臣謹按歷代五行志曰太白犯月地氣昏濁
動犯鎮星皆外寇之兆雨水成冰者說者謂上陽氣
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水為冰冰若陰之氣
不著少陽貴神卿大夫之象亦曰水冰為水冰為
貴之象又曰冬雷者所發之地主兵謂雷出二月
八日入也今年冬而雷者謂地氣不降也
此天節之異夫月者太陽之妃也地大正

聖主夷狄鎮星所管宋時陳郡之分者金...
不為福况又箕尾為燕...
則地厚之患山東之憂亦...
字之異迹復有巨竭之震不可忽也...
亡未獲維遣使綏撫貸粟賑給而上下...
無此乃天意篤若聖宋下寧...
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此言王者當仰視天...
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躔次按山川變動...
借以考休咎若見災異則退而責躬懲...
之有不可揀者則蓄儲備以待之故宗社...
禮伏望陛下省災異之來驗休祥之應...
之戒以撥當時之務外則幅員之廣戎狄...
之可

重...
振張...
真重...
如此則庶幾後患可弭惟聖度裁處

論故思不及下

臣伏聞先帝時冬十二月雷震司天監奏...
發惠布澤未及豫庶上及輔臣謂之曰此...
警朕也且河北關西戍兵未息民人勞止...
遣使率擾之事類實繁大者宜即減省小...
除之將來改元赦書卿等宜盡求民弊著...
澤及黎庶也大哉先帝愛民之心如是之...
陛下求治之心亦先帝之心也臣切見陝西...

之後朝廷急於備運多所經畫下夫征賦有常數若
若踰之則盡為無名之率其他酒稅錢穀之類亦有
定額矣而貪於寵利者惟務乘缺括克於下前後刻
暴競以相勝前者增幾十萬逆用之後者則又增幾
十萬以圖優賞日甚一日何窮之有而民力困且竭
矣所以瘡痍天下于今未息用是觀之其實豈為國
乎采為國豈不以愛民為心哉禮曰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則先王顧生民何如哉今雖用庶民
而諸州旱潦相繼亦當寬養黎庶固其大本大本不
固則國家從何而安哉况朝廷比下詔令未嘗
不以寬民恤物為先而有司往往不即遵行是
陛下有憂民之心而民無絲知使王澤壅於上民情

震曰則機以之繁號今賞罰之未信因宜進擢賢傑
源張紀律廣闢衆正之路屏絕羣枉之門年遠行檢
請重城納近自言禁遠及邊陲杜漸防微中外協濟
如此則庶幾後患可弭惟聖度裁處

論故思不及下

臣伏聞先帝時冬十二月雷震司天監奏主國家
發惠布澤未及豫庶上召輔臣謂之曰此上天所以
警朕也且河地關西戍兵未息民人勞止又三司
遣使率擾之事各類實繁大者宜即減省小者宜
除之將來改元赦書卿等宜盡求民弊著為條目務
澤及黎庶也夫先帝憂民之心如此豈足以
陛下求治之心如此先帝之心也臣切見陝西用兵

之後朝廷急於儲運多所經畫下夫征賦有常數矣
若踰之則盡為無名之率其他酒稅錢穀之類亦有
定額矣而貪於寵利者惟務乘缺培克於下前後刻
暴競以相勝前者增幾十萬遂用之後者則又增幾
十萬以圖優賞日甚一日何窮之有而民力困且竭
矣所以瘡痍天下于今未息用是觀之其實豈為國
乎采為國豈不以愛民為心哉禮曰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則先王顧生民何如哉今雖用度微窘
而諸州旱潦相繼亦當寬養黎庶固其大本大本不
固則國家從何而安哉况 朝廷比下詔令未嘗
不以寬民卹物為先而有司往往不即遵行是
陛下有憂民之心而民無繇知使王澤壅於上民情

鬱於下此皆向者有司之失恐非所以蘇有體恤民
元元之深旨也臣欲乞應自西事以來一切權宜
之舉因循未釐革者將來明堂釐書盡舉無餘者之
條且悉與改正以為定制若民間夏秋二稅除依舊
輸納外不得再移支移折變茶鹽酒稅課利一切權
權之類不得再行增減諸色冗員自來未嘗見其
不以存亡必精究本末但務進攝保得除弊至今
後外理合該編免者更不得繫連捕拿為難
會除放者有司稽違必嚴行罰
世下唯恐其意下可以然

今乃三倍多而三歲一開費者每歲千八百
有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諸亭之官進納之輩
而計之不止於三倍是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
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之哉臣謹按景德中天下財賦
等歲入四千七百二十一萬七千匹貫石兩支四千
九百七十四萬八千九百匹貫石兩在京歲入一千
八百三十九萬二千匹貫石兩支一千五百四十萬
四千九百匹貫石兩慶曆八年天下財賦等歲入一
萬三百五十九萬六千四百匹貫石兩支八千九百
三十八萬三千七百匹貫石兩在京歲入一千八百
九十九萬六千五百匹貫石兩支二千二百四十萬
九百匹貫石兩況天下稅籍有常數矣今則歲入倍

多者何也蓋祖宗之世所輸之稅只納本色自後
以用度日廣所納並從折變重率蒸歛日甚一日何
窮之有且天下田土財用比之曩時虛耗漸以不逮
豈於今而能倍之乎非天降地出但誅求於民無能
極爾輸者已竭取者未足則大本安所固哉臣以為
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欲拔其弊當治其源在乎
減冗雜而節用度若冗雜不減用度不節雖善為計
亦不能採也方今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入盡矣幸
而西北無事乃是可為之時若不銳意而改圖但務
因循必恐貽患將來有不可採之遺矣伏望上體
祖宗之成憲下卹生靈之重困謂設官太多也則
難選舉澄汰冗雜謂養兵太多也則宜罷絕招募

棟斤老弱土木者不...者悉罷之科...者並除之省禁中奢...之備節上下...平之代建長久之治...陛下留神省察中...條此數事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一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二

任相

晏殊罷相後上

臣聞帝王之德美夫於知人知人則百...無曠矣夫宰相者善佐人主以導治...其堪當歷選委卿以補其闕得兼人則...其今雖在職墮致治亂之本在否...臣愚見是殊罷免朝廷必每命...臣嘗行古時得今百變或闕生民未...何何遠矣相得人則可以上尊朝廷...下...大...

臣切見歲星逆犯房宿近鈞鈐之位于今用餘未順
按天宮云房四宿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亦曰四輔
股肱將相位也此二小星曰鈞鈐房之鈐鍵天之管
籥主閉鍵天心其房心於辰在昴主豫州宋之分野
夫五星者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今為之節度歲主歲
事為其統首好生惡殺安靜中度吉變色亂行則不
為福或有凌犯淹留不去然在仁德未修誅罰未嘗
若犯房宿亦責在將相之不稱職者伏况 國家威
德在火歲火二曜俱為福星房心又是宋之分野今
歲德失度逆守于房復近鈞鈐之次徘徊未退本意
亦謂人君指意欲有所為而未得其節也乃上天之
聖意

論星

臣切見歲星逆犯房宿近鈞鈐之位于今用餘未順
按天宮云房四宿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亦曰四輔
股肱將相位也此二小星曰鈞鈐房之鈐鍵天之管
籥主閉鍵天心其房心於辰在昴主豫州宋之分野
夫五星者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今為之節度歲主歲
事為其統首好生惡殺安靜中度吉變色亂行則不
為福或有凌犯淹留不去然在仁德未修誅罰未嘗
若犯房宿亦責在將相之不稱職者伏况 國家威
德在火歲火二曜俱為福星房心又是宋之分野今
歲德失度逆守于房復近鈞鈐之次徘徊未退本意
亦謂人君指意欲有所為而未得其節也乃上天之
聖意

意所以篤佑聖宋丁寧陛下如是之至夫變異之
來各象過失以譴告人主猶嚴父之明戒可不畏是
恐懼乎古之明王必正五事達大中以承天心能處
以德則咎息不能應以善則災至要在所以應之應
之之速非誠不立非信不行伏望陛下奮精剛之
德挺獨斷之明內推至誠深思天戒以天下至大
祖業至重不可謂承平無事而可以佚豫為治外則
邊防之大戎狄可憂內則機務之煩紀律不振况今
政失於寬而敝在姑息官弛於苟簡述下詔命澄汰
流品而才者未之進不才者未之退蓋有司務在因
循憚於甄選爾且方內治亂在陛下所任經曰亦
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有百官在若也中

僚其有老懦貪殘苛刻姦佞不當居職者宜以時廢
退益選溫良博學之士賓之於位令海內昭然知
本朝之所貴豈不休哉然後掖庭之中簡去幽曠
鑿之內裁抑重任發號施令在乎必行賞德罰罪
乎不濫振舉綱目杜絕萌漸如此則災異消於上福
難息於下五緯循軌四時和順召天地之協氣
邦家於永寧願陛下力行而已臣本以孤危不知
忌諱惟陛下不以佞昧言賊智神省察則天下幸
幸

明體

論臺官言事

臣伏見近者臺官以朝政闕失上章請列或今

精或取戒勸中外傳聞不傳且國家置御史
府者蓋防臣察不法時政失宜朝廷用之為紀綱
人君委之如耳目所以先帝特降詔書添置侍
御史已下六員並不兼領職當時詔令不允官曹
涉私措置乖方刑賞踰制並許彈奏雖言有過當必
示曲全若事難顯行即令留內蓋先帝切於求治
如是之極也伏自陛下臨御以來將三十載遵守
先訓廣開言路虛懷以待犯顏必容此皆陛下愛
勤庶政之至深羣臣仰望清光之不暇矣臣欲望今
後御史等凡有彈奏事或過當更不令分析及取
勸若乃阿意徇私即乞重行責降如此則上勅
陛下好諫之德下免朝廷過舉之失

明禮

論百官致仕

伏以人臣之義七十致仕著在禮經卓為明訓所以
優假老成遠其安逸既不違達尊之教且開知足之
端歷代所欽治宜敬切本朝典故尤所重之凡曰引
年莫非延世推之半祿待以優恩其於惇勤之方可
謂至乎其至也然而迄歲寔成敝風搢紳之間貪冒
相尚但顧子孫之計殊慙羞惡之心馳末景於桑榆
負重負於鐘漏不知其過自以為得誠非朝廷所
以待士大夫之意又非士大夫所以遵禮義之常也
臣愚及此悚然所下伏望特降指揮御史臺將文
武百官會應臣僚年及七十者盡令臺牒諷其致仕

今此所責稍過過營之變願博庶耻之風

請兩制官祀九宮貴神

臣等者監察九宮貴神竊見以常朝官充攝太尉行事此屬太祀深恐未便伏觀唐天寶年勅以九宮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冀百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令中書門下任攝祭者又准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廟之上用牲牢璧幣類天地神祇前代王者或親行享祀緣累年以來四方水旱相繼慮是有司供職不謹稍失精嚴欲乞向後四時祭享其攝太尉合兩制已上官所貴差重其禮以申崇奉之意

戒漸

內臣事

臣伏觀先朝實錄竊見

真宗皇帝因對輔臣言及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蓋政害功朕常深以為戒至於班秩賜與不使過分有過者必資此輩常以畏懼王旦等對曰他代事跡昭然為龜鑑而聖慮言及於此實社稷之福也臣等竊以為內臣祿秩權任優崇稍過恐非所以備陛下英明神斷有罪必罰此輩或不戒焉然在制之於漸庶免貽患於後伏願陛下慎先帝之言以為格訓凡事更加

慎命令

論詔令數改易

臣竊見 朝廷凡降 詔令行之未久即有改張故
外 綱紆紆深恐於體不便且詔令 人主之大柄而
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焉可無慎乎緣累年以來此
弊尤甚 制勅纒下未逾月而輒更請奏方行又隨
時而進改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未
臣竊見 今後 朝廷凡處置事宜申明制度不可不
慎重 今後 僚上言利害並請先下兩制集議如可為
經久之制方許頒行於後或小有異同非當政害民
者不可數有更易如此則法存畫一國有常格伏望
少留 聖意天下幸甚

論功

請益王明

臣竊觀 太宗皇帝實錄載禮部侍郎王明傳言明
之節義端功烈早備其始卒豎立冠於 皇朝名
臣當 太祖 太宗時或請亂或剗削借偽駕取英
傑撫定區夏而明感會風雲之際同旋金革之間
餉王師生擒馮將卒能下嶺表平江南繼成大功
籍第一臣每見其事跡想其風采然歎惜明才未盡
施而死於太平位未極顯而恩不加謹若爛史謀
晦泉壤臣素欲表聞於朝乞伸褒勸今春遷葬使
明之曾孫雄州防禦推官臨所著家傳 國書之
補完遺實利人及物咸足稱紀恭惟 聖統隆下

艱難之業懷忠力之臣宜編寵靈下慰幽魂至如楊
億馮元官與明等或以文詞侍從於先帝或以經
文勸講於東宮而皆崇以微章進賜美謚精明休
祖宗之休運垂竹帛之異勲既不霑賸爵之榮又未
及易名之典使傑然大節歿有遺恨仰祈聖造特
賜德音降付禮官俾定謚法庶發明於茂烈足垂
勸於將來今繕寫明曾孫臨所著家傳謹具狀繳進
上進

論賞

論李用和捉獲張海乞依賞格酬獎
臣聞功疑惟重一國之令規賞不踰時欲人之知勸
抑先聖之格訓一馭邦之大柄也伏見朝列先以

軍賊張海等未獲特立賞格召募使臣如捉獲依傳
求吉例優加酬獎近聞右侍禁李用和應募而往不
踰數旬果能獲張海等四人餘衆並已獲放用和
授東頭供奉官同門祇候中外聞之無不失望似若
朝廷開示大信之旨也且張海一歲之內恣行殘暴
京西十餘郡幅員數千里官吏逃竄士民塗炭以爲
江淮州縣無不震驚前後凡遣使臣悉多敗劫巨竊
謂張海之害甚於王倫用和之功優於永吉而未吉
左班殿直閻門祇候凡超八資檢校司副使宣事舍
人今用和止超四資功同賞異何以激勸將來且有
明文宣宜降等况西鄙未定盜賊間起方當責効之
際不可失信於人其李用和欲乞依賞格者亦宜

傳永吉特與優改官秩如此上世以今者亦行不
之立功樂於自奮

慎差除

請復封駁

臣伏見 朝廷近日凡有除授皆已付或物請未
允者則臣察上疏請駁而進者有之然未若精
擇而後用之之審也故外議喧然謂進者皆之補
不專於上流聞四方大損國體且兩漢制不並以
曹給事中領駁正之任李唐尤重其選君權用未嘗
則論列于內不顯揚於外蓋不欲明君之過法已之
直也近代則不然但建一策議一官則必揚言於朝
以為己功噫為臣之道豈當如是乎竊觀 國家循

舊例置門下封駁司以近臣兼領未嘗見封一勅就
一事但有封駁之名而無封駁之實因循不振豈不
惜哉且歷代典故淹廢多矣此局幸而未墜然其
而行之臣請特正封駁之職選兩制以上慎重命其
不撓者主之或命諫官兼掌應有除授之制並先與
門下其不可者得以辨別是非封駁善惡始知地
差易陵正兼免漏泄少裨 聖政

公選舉

取士

聖選攝應

明主精忠臣伏報近降 聖選攝應

國世族種族愚智不分並立無統無紀者皆謂之
 庶民求道委辦之深肯也臣聞天下有大務必委之
 賢也古之聖王御大器保重家道善者事道而
 務之無極也一統於上豈可以思慮盡之耶故立三
 公設九卿百執事以維持之保羣材盡力而百工無
 曠時五者正其本執其要而天下之大務舉矣故治
 亂之原在求賢取士得其人而已漢書曰帝立之德
 莫大於知人夫知人之情賢者樂進其不飾正於
 外蔽賢者邪正辨蘊密難辨而審之必有術焉
 以賢知賢汝能知能知而用之之謂也且知人與不
 知人而用之乃得失所繫而安危從之宜乎取士之
 際不可不慎焉夫三代取士之法問舉難議兩議而

下莫若唐天寶之制自京師遠郡縣皆有學焉每歲
 秋冬肄業課試乃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
 鄉貢並責成有司唯以得之與否以為榮辱得士者
 德考士者黜執不公其心以進退乎其得第者但謂
 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道者謂之宋詞賦
 判三道者謂之持筆中是選者得不限年而後職
 有賢能之科焉所以區別才行慎重者蓋如是也
 也故當時文物尤盛比隆王闕基構梯遠矣有
 其有跡矣今之取士則異於是御曲不議其體體
 不卑其仕但糊名勝本煩以維檢後於軒墜解
 其生選就俸百篇末以不逾三試日外餘無所
 其有跡矣今之取士則異於是御曲不議其體體

考其策也周禮外秀辨官司徒司馬大樂等考其
國王者躬其事也議者謂不若述約唐禮部考其
或曰取捨之柄當歸人主曰盡使禮部考試定其
否高下浸於奏籍賜第上前抑亦照失於國體矣
然後復宏詞按萃之科明立條目寬限人數歲一
之其與選者比類奏舉之人以次遞擢而任之有
得其實才矣頃年雖復賢良按萃之科得人裁一
而已又罷拔萃之舉恐未足盡魁梧之選也且今
仕者非保任則無以自進若參以二科而精求之則
取人之路豈不裕乎而又僉舉之故漸不可長其
或雁狝狝愛或迫於勢要不得已因而舉之若衆
弊無別宜一弊善革若至其甚何所及焉 方今天下

多事邊鄙未寧致失於寬而獎於姑息士死於節而
幸於因循固宜推擇真賢講求治道外則黜邪
今不才貪懦等虐之輩以積於朝杜絕回邪振
無狀誰使朋比之者以肅於朝廷回邪振
可使教悔于上民悅于下是以導和氣則政
不亦成哉伏望 陛下替前代之成敗驗當今之
或或有未暇理有未安則舉而國
終之則生靈受其福而宗社
陛下聖其區區懋其德直
不請先用舉到官
勅部文委
知州通判

其間不才貪狼之尤甚者欲乞所舉人內先次選用
其往德術皆若候人數足日方議差除則疲乏之民
受害深矣幅員至廣官吏至衆舉職皆莫或卡有六
七若不急於用人以革其弊亦何謂之誠要亦不
不察

臣伏觀新定貢舉條例節文諸州發解令知州
判職官令錄等保明行實更不封彌謄錄者此乃三
代里選之流蓋朝廷欲先德行而後詞學昔成有
司不欲煩以繩檢庶朕士有以得其實才矣緣天下

科舉自罷職議事後生徒各以散去一旦入試下抹
未試者比此皆是長吏等之失能一練悉行實
謂不充其德舉令道相保委然而請德舉亦無
由精明無每州所試官一員是天下無官逾三五
竟必恐有能舉得其人而悉必於公取也或緣其
習或素於愛惜或迫於勢要或通於賄賂勢不得已
因而得舉非其又個暇請其德舉後行德治取
一遇則其德舉不惟抑絕寒素獨處下因以
德舉之流况其德舉不惟抑絕寒素獨處下因以
德舉之流况其德舉不惟抑絕寒素獨處下因以
德舉之流况其德舉不惟抑絕寒素獨處下因以
德舉之流况其德舉不惟抑絕寒素獨處下因以

... 各知警懼... 考試... 南郊太禮... 國子監... 考試內習... 格者與放... 後天下士... 書所請... 材之本也... 爾且... 國家... 甚因循... 久... 未

精今 詔命方行 遂欲整革 則務學者日以怠惰一
旦俾臨民政 情然於其間 不知治道之所出 猶未能
操刀而使之割也 所傷實多 其前項條貫 如有間說
未盡事件 欲乞只今有司 詳定 依舊頒行

... 卷之三 ...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三

擇官

請選諫議大夫

臣謹按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從四品下
 龍朔中改為正諫大夫開元初復舊凡置四人掌侍
 從規諫仗下後言朝政得失故其秩峻其任重歷試
 以至 祖宗朝未嘗輕授近歲殊不選擇但以年久
 遷如慎鏞等輩昏瞶不才皆踐此職是以 朝廷名
 器容易假人素曠典常莫斯之甚臣欲乞今後應少
 卿少監等該磨勘改官如曾經職司委是素有才望
 為衆所推者方得轉諫議大夫其餘不得徇入止
 以大卿監所貴官無濫進流品益清

請復御史裏行

臣謹按唐制御史府其屬三十人所以重風憲之職
國朝以來選任尤劇天禧中御史不員蓋朝廷紀
綱之地為帝王耳目之司必在得人方為稱職自
非端勁特立之士不當輕授近歲知雜中丞不專奏
辟或命兩省臣察參舉而條制約束罕得應詔
雖素有才望又限以資考推擇之際頗慎其選臣竊
見頃年添置御史裏行二員緣所舉之人秩序差殘
用之不次必無畏避自後因循而罷物議惜之方
今臺官員數最少抨彈之任所繫尤重欲乞令中丞
知雜依舊例於任朝親民官內保奏堪充御史裏行
二員如稍不稱職並嚴坐所知

請選內閣學士

臣聞王者事必治其本而後治其末
聖王之於治也必先其本而後其末
則其治也必速矣夫本者何也
曰德也德者何也曰道也道者何也
曰仁也仁者何也曰義也義者何也
曰禮也禮者何也曰智也智者何也
曰信也信者何也曰忠也忠者何也
曰孝也孝者何也曰悌也悌者何也
曰節也節者何也曰廉也廉者何也
曰恥也恥者何也曰勇也勇者何也
曰剛也剛者何也曰柔也柔者何也
曰直也直者何也曰和也

州錄本州控接蠻界居嘗也治軍馬推保武臣知州
後乞選差文官况韓松累任以不治聞宣可當此選
任乎欲乞今後應差知州並令有司精覈治狀審驗
人才以州郡繁簡要僻差而授之庶幾不至敗事所
有奏舉縣令即令流內銓選注繁劇不治之邑是則
民瘼少蘇而和氣可召矣伏望 聖慈申命宰府舉
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請令審官院以黜陟狀定差遠先後
臣竊見審官院差京朝官並循舊例以到陞先後為
限未嘗較辨賢否論次最清濁一涸流無不今但
以名次補闕而已甚非委重近臣審擇之意况
國家設提刑按察之職察群吏蕪穢之狀其治績也

著者則必慰薦無舉貪懦不治者則必體量按劾別
白善惡悉以上聞而審官院署名于籍以為沮勸之
本今則不然當除擬之時但以月日次第差而授之
則向來黜陟之狀委而不顧乃同虛設豈不惜哉且
黎元之命繫于長吏今郡守縣令鮮或得人盜賊間
起生民重困天下受敝職此之縣可不慎哉臣欲乞
今後審官院應京朝官初任即令勘會在任有舉主
五人無私罪者陞為上有舉主三人已下或無舉主
及私罪者以為次其有私罪及體量者降為下凡差
授以為定制如此則進者知勸退者知懼旌別淑慝
無失於此

請選河北知州

送伴北使往回竊見河北當路州軍各係近邊控
扼之地所有知州等並是朝廷一一精選蓋欲謹
邊防訓士卒以為急務今則不然但能增飾厨傳迎
送使人及曲奉過客便為稱職則美譽日聞若稍異
於此則謗議紛然往往因此降黜者有之緣每年兩
次人使往來動經七八箇月逐處預為準備不敢少
懈况三歲兩度非次人使乃是一年之內迎送絕無
虛日又何暇踏謀訓練哉兼訪聞北虜日夕聚集兵
馬添制營寨但以西討為名然我狄之心殊不可測
議者雖云盟誓堅固萬無負德且安不忘危利或生
害又况已然之兆不可不預為之備也臣竊一踏武
臣未甚得人惟進軍思接來河漢一已急用必

為長吏部下官屬既有不公理合體量按問今本
輔乃遷領頭士等分折一面差官體量按問今本
推院照勅顯是熙輔與士等舊換私任性不
善務苦各舉効之妄被誣構使下新司與入對勘則
本體部下官屬有過長吏願避不敢按問乃是本體

詔勅而存長姦惡此七事體不可之甚也兼熙輔不
才庸謬衆所共知臣先曾論列未賜施行况利州一
路累經災傷人民凋敝全藉按察之官緩撫鎮靖其
熙輔所為如此豈宜久居是職必恐別生事端望
朝廷選差庶敏才識之士充本路轉運以安遠民知
揚佐顯有賊私罪犯即令本路提刑司體量確實
狀聞奏依條施行

再請選轉運提刑

臣伏見諸路轉運使并提點刑獄自來朝廷凡有
差除皆以資序叙遷或用臣僚薦舉間有
得人收一方之民必受其害如李熙輔長
兼之世曾一路之重不能遵守

未足懲戒各乞重行黜降以警將來所有宣州來詢
秀州進瑞不公事迹中外傳聞昨因安撫奏勅方此
勅重而本路提轉殊失按舉居職不稱合正 朝典
臣伏望 聖慈應今後差轉運使提點刑獄臣僚並
請選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充職不以資序深淺
為限則途路得人而官吏有所凜畏矣

請置發運判官

臣竊以京師奉大之都屯兵數十萬財用儲蓄仰
為於東南主是任者制置發運使最為今之劇職固
不可輕以授人况 朝廷參用兩制假以事權交付
之重不謂不至伏見發運使許元先自判官凡蒞職

八平秉新利害

誠運不之者蓋久

人之州改也緣地

元續用頗著切慮別有

進權則後水維有才者必恐未能究財用出入之故
則無繇辨集三以乞依許元例全置判官一員於朝
臣內選差素有公望幹才者充知前久任所貴於熟
其事嗣 守成或或昌言等緩急替核免致敗事

請召選涼南張環

臣近蒙

聖恩擢預陳職固讓則有嫌嫌之避難受

則有承冒之媿進退失措罔知寧處伏况謙卑才

方今極選用人之得失繫國之輕重固不可不慎也

臣竊見起居舍人祕閣校理孫甫兵部員外郎秘閣

校理張環尚純一之性有端方之節

正闕道博學遠識可以備顧問欽此特與各選賢之
近列則言路益廣公議允協

請復韓贊等臺官

臣竊見祠部員外郎韓贊也田員外郎孫抗太常博
士閻詢等才識明敏資質純正先任御史各以微累
黜免多歷年所仍無一思肯劫會前來所坐原情且
非大故棄瑕亦合錄用况御史臺關官甚衆奏舉
得其人如贊等求之方今實為精選臣以謂可復舊
職必允清議伏望 聖慈特召還臺或不如所舉臣
甘當同罪

論河北帥臣

第一章

臣伏見河北自商胡決溢之後連歲水旱倉粟
調度不 朝廷一切應副廣有餘年之蓄而流亡
未盡復田畝未盡闢諸州長吏屯在得人其間苟且
之輩但幹尋常事務趣過目前其無久利害知不
其身率皆不為前後相承積弊已極至帥臣亦未
精選或有不樂久任者乞後開

第二章

臣伏見河北自商胡決溢之後連歲水旱倉粟
可不深思遠慮而忽天戒也臣竊思五言以備
災傷公私匱乏帥臣長吏屯在 其有不願久任
者乞於中外臣僚中推擇請知 事宜職任大責
者專交付之俾後附愛民經畫 未嘗後患可知

且河朔之於京畿猶心腹之與背也若同一體既成均之今災異如是豈可坐視其然性然以為無事但欲因循憚於更張措置可乎臣竊懼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以河北事體至大帥臣等可用可罷速賜神斷天下幸甚

請除范祥陝西轉運使

臣伏見近降勅命陝西鹽法且依范祥擘畫通商放行此誠國家大利便也而中外區僚不詳本末時有橫議所賴朝廷特與主張范祥見充本路提點刑獄與轉運司每常公事往来或至遠異必恐不能協心以濟深屬不便欲望聖慈特許就除范祥權本路轉運副使只理提點刑獄資存所責擘畫

鹽法利害計置公邊斛斗事歸一局易為辦集

再舉范祥

臣先自陝西相度鹽法回曾具劄子乞除提點刑獄范祥權本路轉運副使所責擘畫鹽法利害計置公邊斛斗事歸一局易為辦集至今未蒙施行勘會范祥新法自皇祐元年正月至二年十二月終共收到見錢二百八十九萬一千貫有零比較舊法二年計增錢五十一萬六千貫有零三年春季又已收到見錢七十餘萬貫並羅到斛斗萬數不少緣陝西累歲豐熟今年又大稔正當計置之際况范祥願著成功可備國家欲望聖慈速賜施行除范祥本路轉運副使外其

錢收釋種斛酒等以遠軍儲大段有備又免向去入
中枉費推貨務見錢便久之利無便於此
請錄用楊紘等

臣請先朝實錄大中祥符中并益二州歲滿當代
先帝偏閱侍從官姓名謂輔臣曰此等各有所長然
求其文雅適用可委方面者鮮矣每念有唐名賢比
有而出何當時得人之多也王旦等曰方今下位豈
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爾然觀前代求賢不求其備
不以小疵掩其大德今茲立朝之士誰為無過
陛下每務保庇之然流言稍多則亦梗於任使大都
迭相稱譽近乎黨糾過計非近乎公鑒其愛憎唯託
上聖誠哉是言至切至當緣近世之患正在於此以

四海之廣不患無賢而患在信用之不至爾且頃
以來凡有才名之士必遭險薄之輩假以他事中
殆乎屏棄卒不得用議者迄今痛惜之欲望 聖慈
申命宰執進臣僚素有才行先以非辜被譴如楊紘
王鼎王綽等雖多叙用未復職任者並乞復與甄擢
或委之繁劇必有成效如是則風化日益美賢傑日益
登積之以久和氣洽乎上下矣

請罷人知度州

臣伏見度州據江表上游南控嶺徼兵民財賦素
重地累歲賊盜充斥如類行者結集群黨大為民害
近方稍息今聞南雄徭賊唐才旺等所至驚劫殺
官吏况封境與本州接連最是控扼之所合當

長吏以之綏輯備禦昨 朝廷特差余靖近又丁憂
欲望 聖慈特降 指揮令審官院選差有方畧強
明臣寮往彼知州廢一方之民得獲便安

請選差河北令錄

臣勘會本路州軍令錄判司簿尉等年老及懦弱不
曉民事者甚多見不佳體量行遣次右具如前切緣
本路久經火傷流亡稍復而科率不能盡絕凋敝益
甚州縣之職尤在得人欲乞當司聽 聖得前件官內
如有委實年老及謬懦不曉民故無贓私罪犯彰
露許令於部下奏舉資序合入之人充替仍乞特降
指揮流內銓今後應除注本路照令並以奏舉入充
判司簿尉亦乞選差一二員因之民得其存恤

請廣南添差職官

第一章

臣先曾上言廣南東西兩路諸州無職官處各令
置一員闕堂 郡事尋蒙降 指揮下銓司 今未聞
有人注擬雖該 赦恩放選又例注家便及次遠以
嶺外選僻憚其地遠兼訪聞兩路闕員甚多其十數
年無正官處並差土人充攝官緣近年蠻賊侵擾民
力困竭全藉廉幹官吏多劣緩撫今來益同者候會
入遠選人及情願者竊恐卒未差除得人深屬不便
竊見曠年以來廣南闕官遂於江浙就移兩任四考
已上簿尉充彼處縣令自後因循不行致之弊
指推今公司檢詳舊例於江浙判明等處近便處分

諸州簿尉中選無公結罪他兩任者皆已上就除權
職官四考已上就除縣令便令赴任如此則遠官無
由得免異俗得以輯寧

第二章

臣昨上言以廣南諸州乞今後應奉隆嘉朝官合該
往彼知州並於次任知縣內選有治迹乃舉主者方
得差移并乞勘會東西兩路元無職官處各選置一
員至今多日未蒙 朝廷施行竊緣嶺服之表地最
遐僻俗性獷悍易動難安今又蠻賊猖狂郡縣擡擡
長吏之任尤在得人况童孺之年未嘗學政不當
授重困遠民且近地牧守尚有通判職官更相裨贊
而嶺外遠郡乃令此輩獨自治民惟其害無所不至

言甚非 朝廷求治之本意也燕訪聞所闕職官抵
二十餘州每州各置一員事理至便所貴關掌郡務
以安異俗伏望 聖慈令檢會臣先進劄子速賜施行

乞不用賊吏

臣聞無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今天下無
廣官吏至衆而賊汚捕盜無日無之海內無
橫貸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害雖有重律
文令之徒殊無畏憚昔兩漢以賍私致罪者
絕于後矧自犯之乎

太宗朝嘗有巨案數人犯罪並配少府監其後
赦有請遂巨曰此輩既犯賊贓只可放令逐便不可

後以官膏其責貪殘慎名器如此皆先朝令典回
可遵行欲乞今後憲臣僚犯賊抵罪不從輕貸並依
條施行縱遇大赦更不錄用或所犯若輕者只得
殺剗使上佐如此則憲吏無所勸貪夫知所懼矣
乞不違楊景宗知磁州
臣竊聞觀察使楊景宗知磁州物議喧然以為不可
按景宗果經外任並皆不了昨自鄆州亦以所為恣
橫非次召還緣稟性不常用刑過當今若委之為郡
以親民政不惟一州生靈受被殘害或慮不公事發
須依 法施行恐非所以休養之道也
欲望且令依舊與在京差遣事體至便
請選內外計臣

第一章

臣竊見天下財用積年窘乏迨自明堂禮畢當資
饒罷又行特給支費浩漭帑藏虛竭且 朝奉諸作
給者江淮兩浙逐路旱澇相繼兼又茶法隳壞商等
不行東南州軍錢帛糧斛自不足用則四方歲入之
數所得幾何今之總邦計者內則三司使外則轉運
使當此需用窘乏之際居職者志宜貪耗才傑之士
俾之與利除害庶幾可濟若乃上下循然恬然以為
無事不務更張措置必恐日甚一日有不可揀之患
矣伏望 聖慈申命有司以今之一歲出入較近年
用度耗登之數則斷可知矣所有內外總計之臣欲
乞特出 宸斷精加推擇選任能者責以實効庶免

將來敗事惟陛下留神省察

第二章

臣述以天下財用公私窘乏而主計之吏述則三司使外則轉運使乞精加選擢委任能者免致將來敗事蓋吳奎陳旭等累會論列終未蒙施行竊緣三司使張堯佐早緣恩倖驟階華要任之會府委以大計而本職隳廢利權反慶公私困敝中外危懼且歷代后妃之族雖有才者亦未嘗假以事權又况庸庸不才者乎但富貴保全之則無害矣臣伏見國朝自祖宗以來當幣稟豐盈用度充足之際尚乃精選計臣如陳恕魏羽等輩用之其餘亦盡一時之選况今上下窘迫如是豈可專任此人久居是職哉失天下

之望誤天下之事臣實為陛下痛惜之伏望特出宸斷授堯佐以佗職別求才傑之士委而任之責以實効一二年間庶幾可濟不然懼貽陛下聖意無任激切懇迫之至

省官

請罷恐驛內官

臣竊見自京至雄州人使館驛等司盡是差官內官家產者內當一年一替仍須是三人以上不可得不得前及無財亦多逃避者蓋使使往來主者必為煩費雖有條貫約束其諸州長列為驛驛驛止御氏不致轉折以此湯蓋產產產仔

遠處尋初提舉館驛家事內臣每一經選補便過
恣意誅求其費數倍以至親隨吏人並承辦賦稅
方可免於刑責臣伏親詣路館會各條所管州軍
時修葺既提舉使臣於上秋間方始出巡看常只
文字行移州縣依例施行此職誠為虛設有害無利
欲乞今後只令本路轉運司逐季指揮轄下州縣
人使經過路分館驛家事等並須管預前一修飾
排辦畢備或更差逐州通判職官先次提舉更不差
內臣出外如此則鄉民免於蒸斂稍得清和至
亡况接伴使副初離京亦可專委泐路因便職險必
無誤事

乞罷河北提舉修造軍器使臣

臣竊見河北近年添置提舉修造軍器使臣兩員凡
勾當一二年即授閣門祇候替日又得陞陟差遣僥
倖恩賞無甚於此况修造軍器遠處自有知州部署
統轄都監等逐日逐旬點檢校試莫不精專又轉運
提刑非次巡歷並開庫一一點檢臣近到河朔州軍
體問得其提舉使臣只是一年一次略到逐處但取
索文字照會何益於事及至年終即具數申奏以為
已功虛取優賞誠為虛設也行廢罷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四

去刻簿

去刻簿不用并卷之人充監司

第一章

臣竊見諸道轉運司自兼按察使置州官以來并提
點刑獄等體量謂下官吏無不稱頌傷頰碎蒸間
嘗刑院大理寺日送奏案以事信於每年况無大
罪者益是持無微不察一列論奏雖弱無種
者則快以深文備舉而不一則論奏雖弱無種
身之刑以殖其罪刑之名以圖其進劫尤
無以律恐不及而中焉之人或不曲事左右
其罪速快守已之士或

身終身之玷可不慎乎哉。夫平之世明王之君必務德澤不用刑法。法者重刑也。子曰湯為德為者莫當和。然受命之時陰陽刑罰。秋冬在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德不在刑也。五刑亦當上體天道下為民極。故不宜過用。重典以備德化。昔秦世法網難密。動輒酷害下不堪命。卒致潰亂。老子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臣願聖明鑒於此言而無忽焉。方今民力凋殘國用窘迫。若乃專用刻薄好進之吏則民不聊生。竊恐非國家之福也。雖朝廷累降詔命約束軍或違禁此弊不去為患深矣。聖慈宣諭執政大臣應轉運提刑等並令精選廉幹中正之人以充其職。等細條激之華第而

不用天下幸甚

第二章

臣先曾上言以諸道轉運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兼提點刑獄等體量部下官吏頗傷煩神兼審刑院大理寺奏案尤多信於往年况無大段罪名並是持撫微累不辨虛實一例論奏此蓋苟圖擢舉之名以希進用之速爾遂使天下官吏各懷危懼其廉慎自守者則以為不才酷暴非法者則以為幹事人人相劾惟恐不逮民罹其患無所訴告殆非陛下委任之本意也。其被體量之事或智慮所不及或人情偶不免若非切實亦可矜憫。雖欲改過其終亡錄豈不痛惜哉。兼訪聞天下茶鹽酒稅逐處長吏由徇情

運使之意。若夫謀國者法民則例違。罪實而刑則無。行誅利焉。國無怨無甚於此。且朝廷設按察提刑之職。蓋欲去貪殘之吏。撫度瘼之俗。今乃務為苛細。人不聊生。竊恐未為國家之福也。比者幸屬郊禋。感禮大需。慶澤欲乞於。赦書特行約束。凡官吏先被體量者。情非重犯。咸許自新。後或不悛。坐實於法。庶使悔過之人。免負終身之累。其諸處茶鹽酒稅亦乞除元額外。不得擅增課利。搔撓人力。應係自來諸般調率。凡乞擁罷。以安海內生靈之心。伏望聖慈。少賜省察。

抑僥倖

請絕內降

臣竊見天聖中凡有內降。莫測資緣。盡由請託。蓋傾邪之輩。因左右之容。假援中闕。久瀆聖化。洎陛下親覽庶政。首革茲弊。僥榮濫賞。人不能以倖求。頃年以來。此路寔啓。奸公害政。無甚於此。臣欲乞今後應中外之人。陰有交結。或冒陳勞劾。以圖榮寵。或比緣無犯。苟希橫貸。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止絕如更妄有陳乞。並令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等處詳究。指揮依公。執奏。不得阿物。止累聖明。

明堂聖恩

臣竊見。明堂聖恩。文武百官。內臣。並與。禮。先以。天下之公器。而外國之大柄。

也惟士之有功德所宜處之非此二者不可
夫入而用之者輕用之則壞公器而失
大柄一而或素自備雖善為治者亦未
况今吏貪益衆用益彈為國計者自當澄汰冗雜
以寬調度豈可不辨能否善加官爵是於承平之世
行此姑息之事但恐賦租之廣不足給其用積弊之
多不足充其欲紀律一弛天下蕩然有不可辨之弊
矣臣又伏讀近降 詔旨今後應內降特與恩澤及
免職罪死並仰中書樞密院并所承受官司具前後
詔勅執奏不得施行有以見 陛下厲精革弊求治
之切至也惟此覃恩頗蠹政之甚伏望 陛下上承
祖宗之訓下為社稷之計所有今後應轉恩澤乞賜

特行 裁處 千古之下以累 生靈之萬
叨寵擢位踈奇重區之懇不能自已惟
神省察天下幸甚

請令江淮發運使滿任

臣聞東南上游財賦攸出廼 國家仰足之源而調
度之所出也主是任者可不慎選哉臣觀唐室如
况杜佑王播輩並以將相六臣出鎮淮南浙西專
是職或十年或二十年蓋以利權之重得人足藉今
則不然凡蒞其局者但為揚歷之資耳旦方受署
已望遷擢納苞直交結勢要市恩售進惟恐不及其
財利豐耗饋運欺隱未嘗校視則建明利害裁制出
入豈暇留心哉伏望 陛下宗誅揚日華等

未逾三數月旋即罷去移考之速甚於傳舍不傳送
故迎新寢成大弊抑亦老胥稍吏緣以為奸不可不
察也臣欲乞今後應差江淮制置發運使并判官各
於臣寮中選擇素有清望幹才者並令終滿三周年
或有成績就與進秩所冀冀原漸革邦儲增羨

論先舉三路知縣不得令監當

臣伏觀先降

勅節文以河北陝西河東知縣比之

諸路民賦邊備兼計不少尤須得人委臣寮選擇

勤幹事之人於前任職官令錄內同罪保舉充之

知縣者自降

勅文之後臣僚或有保舉之人

告勅於本任改京朝官仍於本處待闕候

縣員闕即便就差蓋朝廷以邊鄙未寧所

安民集事尤在得人所以委舉僚精擇良吏不循常
格就轉優秩用綏疲俗以濟調度之深旨也其所舉
之人祇合並充三路知縣訪聞數內著作佐郎魏及
南見監河中府白家鹽場大理寺丞唐叔夏見監并
州軍費庫大理寺丞何澄見監并州利監著作佐郎
即葉仲館見監滄州鹽山稅著作佐郎董之邵見知
坊州錄事參軍臣細詳勅意為比逐路稅賦科率
稍重諸縣關人是以不次甄擢其前項官顯是不合
差於逐處監當并知錄深屬不使其魏及南等欲乞
依應元勅各與改差本路知縣切恐更有似此不
係親民者亦乞勅會一例移改所冀繁劇之邑盡可
責成僥倖之人免或避事

論縣令輕授

臣聞古之所重為民父母者縣令耳今之所賤而不能振起風教者亦縣令耳蓋擢用之際未精其選凡有清流素望或稍挾權勢之人即苟謀佞官恥為縣道但庸人下品甘於其職雖郡隸吏卒皆能訶制而免罪戾之不暇欲振起風教為民父母其可得乎且今朝廷仕進清選大臣子弟偶緣文墨或希辟命即自下僚擢陞館職不然才出外任例為余判不隸為縣便作通判知州洎為長吏昧於民情憐然其間不知治道之出况四方多務令長尤在得人欲乞今後貼職并余判及京朝官凡歷任中不曾任縣令及知縣者不得便為長吏以按察之官且令知縣方得入

通判知州如此則宰邑得其人長吏亦不能僥求而至

奏許懷德上殿陳乞

臣伏詳近降條貫應係臣僚上殿不得陳乞恩澤並令閣門報告如違仰御史臺彈奏者竊見近日臣僚殊不遵稟例以奏公事為名因而僥求者多矣昨兵部郎中馬絳差知越州因上殿叙述乞改官續又奉敕判官呂昌齡自河北印馬回上殿亦乞省府差遣雖各有臺諫官論列然並免勘罰致今來馬軍到都時許懷德後上殿乞轉觀察留後緣懷德近授觀察使累任別無顯效而不顧邦憲冒濫聖聰人之家庶一至於此是欲望特賜取勘施行仍乞今後

但是臣僚因奏事陳乞息理者或有彈奏並乞依條
勅劾重行 朝典庶位借妄之輩稍知警懼

應修造使臣乞依宣命不得乞轉官

臣伏見三司修造等見管營房倉庫店宅等共四百餘
處計屋四萬餘間並係合該修蓋今來重建 太祖
開先殿雖功用甚大然王者崇奉之意誠不可闕所
有者池樓福聖院等並准傳宣權住竊慮非次別降
指揮依前興作緣近年土木之功未嘗暫息材植工
匠即日闕乏兵士勞役動有咨怨兼逐處並差內臣
監修不以有無準備立須辦集惟務速果以圖博官
况 國家倉庫未實財賦有限費用無極將何取濟
聖慈省察候開先殿畢功日除管房倉庫等

合修葺外應係寺觀園苑不急之處且乞一切權罷

兼詳景祐二年二月八日 宣命節文應將造了畢

使臣一員工匠等並不得乞改轉酬獎如顯有功德

即等第與支賜如違當行勘斷欲望今後監修使臣

等並依 宣命指揮更不得陳乞改轉如有違犯

將吏場

請今擬刑親案罪人

臣伏見 國家設按劄之司蓋慮郡縣長吏或不修

人刑罰寬濫俾之糾察而本獄出入未嘗按問細故

增減即務舉劾是小遺必察而大罪不辨何以刑

聖人慎恤之意哉本政事舉一二以明之臣昨任

刑部中書同知兼御史大夫等職會提刑司處置

至問其未嘗即遣延祥等及歸趙春州禁劫國人追
捕甚衆縲繫二百餘日凡談大辟罪者四五人徒
未少亦不聞提刑司推究淹延之狀洎轉運司取公
案委官定奪最有利死罪等雖官吏悉行重典而
死者不可復生竊恐天下刑獄以此寃枉者至多
爾後累降詔勅丁寧守臣欲乞今後諸州
凡勘大辟罪不以軍賊百姓五人已上并出違日限
者並委提刑司畫時親往審問決斷所冀刑獄無寃
寃寃

正刑八篇

乞斬辜貴

第一章

臣伏觀宣命以權保心兵馬監押供奉官常貴性
充岳州監稅中外聞之無不驚憤况常貴當兵士構
叛之時不能死節為其戎首同惡相濟致令朝
兵攻取累降詔諭方且開門納款今若矧其後
特貸深刑此而可容孰不可恕夫人臣無將前
死無赦且將有其意尚無可免之理况博道之
是之甚乎燕開常貴嘗發妄言激成逆志此
竊發叶奸計以圖全悖理亂常天下共棄又
進討據堅城而請命要求撫綏以蓋前愆實
所難容捨致之刑辟允為得宜設欲縱免其
只乞於遠惡處安置亦

第二章

臣近者上言以新降充益州監稅事貴欲乞重行處
置以伸國法至今未奉 指揮竊緣保州雲翼兵士
見謀背叛賊長吏固守城壁其巡檢使王守一走
馬承受劉宗言不從逼脅相繼遇害而韋實不能死
節仍助兇威主領叛徒凡二十日劫奪財物戮辱良
善一城生聚死者幾半以至登陴拒守屢抗五師及
攻具外合衆心內潰竄伏無路方乃開門請命要
怙亂無甚於此朝議錄其罪愆使圖後初免死為幸
况冒難致死者曾未甄錄而同惡相濟者又不誅責
臣竊恐無由獎激忠義而垂誠將來也其韋實如未
欲便行嚴斷即乞於遠處編管
請重坐舉邊吏者

臣伏觀 降 勅命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蔣堂為
兵舉前保州通判秘書丞石待舉不帶罰釐四十斤
攷案石待舉感虛也兵刻削稟食羣亮相扇固守城
壁殺害民吏成災大患原其情狀免死猶未塞責而
保任之者止從輕典竊恐不足以誠其監舉也緣河
朔三路軍民財賦事務繁劇長吏僚佐尤在得人
以申命近臣同罪保舉蓋 國家慎重選擢如
至也而論薦之人不能體 朝廷求實者備
之意但緣其雅素或懼於愛私或迫於勢要或通於
賄賂勢不得已因而舉之又何暇論材器核治行之
詳悉哉致一旦用之為 國生事不可不深慮也
欲乞今後應河北陝西兩路軍民選擢如前

已下依舊令兩制已上既察舉會歷五路差違諸老
邊事京朝官及武職等委是精當方得以次選用如
擢用後稍不如舉狀並乞同坐重行 朝典

論殊決

臣竊見常年四五月內 皇帝親臨殊決罪人並被
減降已成定例竊間當四月後三司開封府等處應
有收坐干連人合行追勘公事及寄杖人多是用情
拖延等候疎決深成敝俸欲乞 指揮今後纜入三
月應有合行結絕公事嚴緊催促了當仍令當職官
負躬親檢舉庶絕奸弊

論內降

臣訪聞軍巡院見勘周景為於慶曆二年五月係內

東門半分發意同胡可觀與雜買務同情盜用錢印
等入巴事發其雜買務監專並該決配內周景為首
合得絞胡可觀為從流配千里外牢城其周景避罪
逃走三司尋兵由奏乞不原赦減降至三年三月內
捉獲奉 聖旨決脊杖十七配黃州牢城為患未決
本州不詳前來指揮却原赦減降決脊杖十七為患
未區分昨駕船上京遂告囑造軍器及北作坊手分
等指射充本坊皮匠近押赴省司斷先寄杖數遇夜
未決依前逃走尋已捉獲竊問奉 傳宣劄子今免
徒罪只配北作坊工匠緣周景原情至重減死已後
若更免刑深屬長惡况可觀為從尚該徒配豈可為
首之人却全免罪刑罰一濫則校吏得以為奸無所

吳澤欽乞 聖慈特降 指揮下三司子細勘察
元降徒罪更不令充工匠改配遠地州軍軍城收管
所貴頑猾之輩不能幸免

請重斷張可久

臣等伏見金書武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吳奎奏勘
前淮南轉運按察使司勳郎中張可久招伏不合在
任日於部下與販私鹽一萬餘斤等情罪案下大理
寺竊慮本寺引用應犯違禁等物並以見捉獲所
除員定斷今張可久販私鹽已經賣過別無見在該
罪必輕况前件條貫本為細民所誤按張可久本官
部之資濫按察之任為 朝廷之寄重屬一方必
而巧圖財利冒犯禁憲雖前後職司臣僚

賊濫獲罪然未有如可久之甚者此而可恕孰不可
容其張可久乞下原宥降疎決特於法外重行遠地
論管以勸將來仍乞今後應臣僚等或犯與販諸般
違禁等物者不以見在或廢用並以元犯斤石罪名
定斷其諸色人等所犯即依舊條施行所貴貪穢之
輩稍知警懼

乞斷向綬

第一章

臣竊聞太常博士傅瑩近滄州制勘廻向綬准前
變一行干繫九十餘人依舊收禁竊緣向綬翻變前
後三四次况證驗分明絕無疑慮原情至重生死備
難若僕具案定罪必致淹延月日干連人等感戴之

際在杖禁繫實可傷憫其向綬欲望只據其到
罪狀特行重斷俾幽寬得伸按吏知懼

第二章

臣近者上言以向綬恐迫通州太常博士江中主自
縊身死累次勘鞠拒抗翻變只乞據前後勘到情款
定斷尋於滄州取到案卷送下法寺至今多日切恐
有司執守常制引用律文未得允當况向綬本意怒
中立欲撻發所為不公事件遂抑勒諸色人等誣罔
陳首中立罪犯今制勘所又已一一辨明假中立所
犯有狀自有 朝廷之法向綬何得輒用威勢凌迫
一至於此中外無不憤慨若不特行詳寃則今後長
吏恣為非法同官僚屬稍有言議即便行摺拾置於

罪所或迫令自盡或輟成重罪必無由理望所繫事
體甚大欲望 聖慈特於法外重賜裁斷以戒將來

請法外斷魏蕪

臣訪聞勘到前淮南轉運使工部郎中魏蕪以先在
任日於部內置買物業并剽量過職田斛斗等罪起
奏案已下法寺詳斷魏蕪蚤踐周行存切煩使事總
察之任在表率之地固當正身蒞下竭節奉公而乃
不顧 朝章自為非法竊慮疎決在遠乞不從原減
之例臣伏見 先朝以崔端知華州日於部下制置
物產事發被劾先帝置之散秩擢棄終身其魏蕪伏
望 聖慈特出 宸斷法外重行以塞責

請職吏讀思未得叙用

臣竊聞 太宗朝臣僚或犯贓罪並配少府監籍役
及該 赦宥請近臣曰此既犯贓污不可赦今逐便
不可接以官爵其責貪殘慎名器也如此且兩漢以
贓私致罪者尚禁錮子孫矧自犯之乎今 明堂大
赦應係貶降臣僚例該錄用若張可以久先任淮南轉
運使日以自貶私鹽剝收職田照刑累經叙用已任
蔡州節度副使見監陳州糧料今來不可更復正官
欲望且與散官量移差遣其餘應以贓濫致罪者乞
不一制錄用所貴贓吏稍知警懼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四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五

明禁 六篇

請差去良女撫

臣聞京東河北兩界州軍見今賊盜充斥并畿內東
北一帶亦多有劫賊並未捕獲雖已選差武立功
臣在彼頗併民力困重不逞之輩因而嘯聚所在編
戶曹究沂淮陽等州軍山林深遠素號出剽賊之
所不可不令即時誅滅也頃歲京東西軍賊等作逆
左侍御史仲簡監察御史蔡稟監擊捕提今次之逆
臺官一負乘博往逐處體量民間疾苦假以便宜
解之撫綏兼督貴州縣所貴官吏效命不敢顧避

臣竊聞 太宗朝臣僚或犯贓罪並配少府監籍役
及該 赦宥請近臣曰此既犯贓污不可赦今逐便
不可接以官爵其責貪殘慎名器也如此且兩漢以
贓私致罪者尚禁錮子孫矧自犯之乎今 明堂大
赦應係貶降臣僚例該錄用若張可以久先任淮南轉
運使日以自貶私鹽剝收職田照刑累經叙用已任
蔡州節度副使見監陳州糧料今來不可更復正官
欲望且與散官量移差遣其餘應以贓濫致罪者乞
不一制錄用所貴贓吏稍知警懼

蔡肅包公奏議集卷第四

蔡肅包公奏議集卷第五

明禁 六篇

請差去良女撫

臣聞京東河北兩界州軍見今賊盜充斥并畿內東
北一帶亦多有劫賊並未捕獲雖已選差武立功
臣在彼頗併民力困重不逞之輩因而嘯聚所在編
戶曹究沂淮陽等州軍山林深遠素號出剽賊之
所不可不令即時誅滅也頃歲京東西軍賊等作逆
左侍御史仲簡監察御史蔡稟監擊捕提今次之逆
臺官一負乘博往逐處體量民間疾苦假以便宜
解之撫綏兼督貴州縣所貴官吏效命不敢顧避

臣等見... 其苦而河... 乞罷... 臣等... 然... 錢... 進... 保... 及... 其... 臣等... 其苦而河... 乞罷... 臣等... 然... 錢... 進... 保... 及... 其... 臣等...

嚴賜止絕如敢故犯乞坐違制之罪

去妖妄

論妖人冷清等事 二章

第一章

臣奉 勅差與趙槩等錄問冷清公事臣尋往軍... 院將公案看詳據冷清款招伏前後狂言非一原其... 情狀法所無赦致之極典固在不疑兼詳放停軍人... 高繼安款先因罪犯配鼎州尋却入京託病放免而... 妄談幻術交結權貴所至之處多以禱祠為名扇惑... 州縣頃年於潭州即將帶冷清隨行公路累造妖言... 知而故縱不以告官及冷清事發則教令詐作心風... 果得免罪尋又教以狂悖之語所不忌聞且都城之

內豈可令此輩輕慢憲法或亂大衆若不速行顯戮
以戒未來則啓奸邪之心為國生事防微杜漸不
可忽也乞令盡法施行

第二章

臣近以開封府勘到冷清高繼安等乞早行顯戮免
惑中外况狂偽之狀灼然明白決無可憐天地所不
容人神所共棄豈宜引用常法遷延不斷此而可忍
孰不可恕蕪風霾暴作日色無光上下蒙蔽之象故
天示此變所以警悟人君如是之至也伏願陛下
察變異之來顧宗社之重特出宸斷速令誅夷
免奸邪之類別起異端寔成大患

請乞置此皮道者

臣聞善為國者必務去民之蠹則俗阜而財豐若蠹
原不除始道從何而興哉竊見興國寺僧僉皮道者
紹宗自殘支體捨懷奸詐扇誘聲俗聚集兜黨創修
寺宇鑄鑄佛像糜費貨寶不知紀極方國家多事
財用窘急宜容此輩恣行撻刻且佛者覺也在乎才
寸微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但平等慈悲即成
正道有為功果非所崇尚昔唐朝欲造大像狄仁傑
上疏勸列即時罷役伏望皇帝陛下俯矜庶品博
慈憐凡所興造速賜禁止其僧紹宗亦乞於外處
安置免惑衆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五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六

按勅

二十五篇

彈宋庠

臣等今日中書傳諭奉 聖旨宣示宋庠自贖罪
 退等事臣等蒙 陛下擢任處之諫垣惟求取天下
 公議別白賢不肖敷聞于上冀 陛下倚任者得
 人以熙大政不使貪冒非才者得以膠固其位
 于事迺臣等之職分 陛下所責任者也固不敢
 私詆欺變白為黑惑亂 陛下耳目動搖大
 以取奇譽巧資身計斯亦臣等所自信 陛下所
 照者也臣等昨於二月二十二日具劄子論列
 自再秉劄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畧效補報而

拱持祿竊位素餐安處洋洋以為得策且復未解之際
陛下降詔未及新章庠乃從容遂止其請是
見其固位無恥之甚也今乃自辨謂臣等議論暗合
已意臣等亦謂宋庠本意暗合天下之議論斯不近
於欺乎陛下所深察矣且云無過則又不然臣等
竊以前代至于祖宗之朝罷免執政大臣莫不以
其謨明無效取羣議而行也何則執政大臣與國
同體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
非如羣有司小官之類必有犯狀挂于刑書乃為過
也唐憲宗朝權德輿為宰相不能有所發明時人譏
之俄以循然而罷復守本官憲宗聰明仁愛之主也
德輿文學志行之臣也當時罷免只緣循然不必指

瑕未致罪名而然也至如祖宗朝罷免范質宋
李昉張齊賢亦只以不稱職均勞逸為辭未嘗明其
過也近歲方乃撫拾細故託以為名揚于外延斯乃
不識大体之臣上惑聖聽有乖舉措非所以責大
臣之義也宋庠豈無細過臣等不言之者蓋為
下惜此事休臣等所陳惟陛下聖度詳察以為
是則乞俸前來劄子早賜施行儻以臣等為諂諛時
宰敢肆狂妄亦乞治正其罪重行降黜臣等無任
切躓命之至

再彈張堯佐

臣伏見張堯佐除宣徽南院使准康寧節度使
靈官使又同羣牧制置使

張亮佐失以非才監司大計利權反覆物論涉歷
等累次請列 陛下欲務保全乃由假寵崇信
職求之前代則無例訪以人情則不安臣實憂危固
知所措竊惟 陛下臨御以來凡所行事悉遵守
祖宗舊制未嘗踰越若乃進用臣寮於 先朝則李
至可謂曾尚書叅知政事授節度使錢若水善任樞
密副使由工部侍郎只得觀察使於 今朝則錢惟
演以樞密使兵部尚書授節度使李士衡以西司徒
兼尚書右丞李維以翰林學士承旨兼刑部尚書陳
堯咨以翰林學士兼工部侍郎並授觀察使鄭畷以
資政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并州二年拜授宣徽使
踰年方加節度使此皆 國朝之舊典也自非德

一書亦不經授亮左何者乃真是四職之亮也或
大臣與 國休戚不能執事之用曰有可拘或此道
亮早天 國法 亮也 亮也 亮也 亮也
臣等為重以天下 亮也 亮也 亮也 亮也
之 亮也 亮也 亮也 亮也 亮也 亮也 亮也 亮也
之 亮也 亮也 亮也 亮也 亮也 亮也 亮也 亮也

第二章

臣等近以除授張亮佐宣徽使以物議沸騰曾具奏
陳乞 詔中書明降 指揮向去更不除使相及不
命允實切憂慮臣伏以 陛下凡事克已鮮有過舉

止於堯佐夏無衆口交非若戲物情理須降抑
然自去冬 此事 陛下幸賜開納天下皆仰
聖愛能虛懷以徇諫也今來重由前命所以不即許
列三事一奪者蓋為 朝廷曲盡事体耳其如大恩
一不奪者蓋為 朝廷曲盡事体耳其如大恩
聖愛能虛懷以徇諫也今來重由前命所以不即許
列三事一奪者蓋為 朝廷曲盡事体耳其如大恩
一不奪者蓋為 朝廷曲盡事体耳其如大恩
聖愛能虛懷以徇諫也今來重由前命所以不即許
列三事一奪者蓋為 朝廷曲盡事体耳其如大恩
一不奪者蓋為 朝廷曲盡事体耳其如大恩

為允今來臺諫官知入章疏仍相率講對與堯佐
不當授此官職乞行寢罷顯是前後議論觀覆交際
對之時喧譁失禮若以常法使當責降 朝廷務存
政体特示含容宜令誠諭知悉

中書劄子第一道

知諫院包拯陳旭吳奎等劄子奏臣等伏見堯佐
除授宣徽南院使 制命始下物議騰沸况臣等以
言為職豈敢私自顧慮以身為計哉直以誕告再行
若固守前議後乞追奪於 朝廷亦似未安所以進
退皇威不即議列雖然事体有必須裁制者不可不
深察臣等不得不拯陳也張堯佐恬惡寵之厚使
說聖不知紀極地不得宣徽使今說行前命何與之

矣雖出鎮近鎮將來必求不覲即國本院供職以至
使相重任名器之大者盡可階緣恩私無求而不獲
必快已欲以熏灼天下此不可不深察也伏望恩已
前之失為社漸之制特降 詔旨申勅中書門下論
以堯佐比緣恩澤不次超擢享此名位已為過越將
來更不令處使相之任及不許本院供職仍越赴河
陽任所庶幾厭塞人情防杜間隙臣等不勝為 國
納忠激切之至

中書劄子第二道

又據知諫院包拯陳旭吳奎等劄子奏臣等以除撥
張堯佐宣徽使物議喧騰曾具奏陳乞 詔中書明
降 指揮向去更不得除使相及不許解院供職仍

趣發赴河陽庶幾稍弭謗議未蒙俞允自去冬力爭
此事幸賜開納天下皆仰 聖度能虛懷而徇諫也
今來重申前命所以不即論列乞行追奪者蓋為
朝廷曲全事体耳其如大恩不可頻貶奉心不可固
違假之頻則損威違之固則兆亂伏望以 國家至
計為念檢會臣等前後劄子必賜施行不勝懇激之
極取 進止今年八月二十二日進呈奉 聖旨知
今後張堯佐別有遷改恩命檢會此劄子進呈執奏
仍今後宣徽使不得過二員

論李昭亮 二章

第一章

臣等以見宣徽南院使新知澶州李昭亮因赴任到

開朝見後有指揮且令本院供職... 天恩寬假人
欲必從然於事体有不可者尤須為 國家顧惜細
紀也竊聞昭亮在延州日嘗累乞移近郡而澶淵據
北道之會扼大河之津 朝廷素擇重臣以鎮之是
委遇之意不為不優矣州境與畿甸相接無得以便
於家之事如昭亮所請不為不從矣以至增南院宣
徽之重誕告於廷而遣之今始得觀又欲遂留京師
前命然而不行為昭亮計誠可矣恐非 朝廷所以
命大臣而大臣於出處間自持慎重之體也外議多
云比來河流頗虞決溢之患昭亮以此懇辭不去又
不可之也其者也古所謂大臣者能與天下 國家
同其休戚也今其名位兼中外之重亦可以同休戚

矣而計較一小利害不肯宣力... 朝廷欲誰使哉大臣舉措不如此將何以
勸小臣哉伏望 陛下依前降 指揮趣令赴任上
以全出命之體下以存承命之信無復開僥倖觀觀
之路由大臣始元如此事... 不細臣等故敢極
論之惟望 聖慮必賜 裁擇

第二章

臣伏見宣徽南院使李昭亮近移知澶州到 關朝
見遂乞留京師後求遷任臣等尋具論列蒙 指揮
賜告三月滿日赴任候邊帥有闕許今就移未逾數
日却除昭亮知真定府移李昭述知秦州替呂公綽
赴 關中外聞之無不竦駭且昭亮先在延州日累

求使耶 朝廷優進成名特移近輔既而又國邊洋
運有此命是可否在於昭亮而 朝廷之命令不行
此豈大臣之所為哉 燕昭述初授成德公議已為不
允所蒞之處惟務姑息在成德尤甚緣秦州密接蕃
部最為巨屏兵馬素經訓練習知節制邇來未嘗輕
受若一旦令昭述處之遂用成德之政必致士卒驕
橫後患決不得用俾陝西公邊諸鎮傳聞害事豈不
大哉伏望 聖慈特降 指揮趣令昭亮依舊發赴
涇州昭述別與一郡或且今在任公綽候將來滿口
別選臣僚移替如此則 朝廷命令必行不使僥倖
之人得計則紀綱自正矣事體所繫不細臣故
三極論之必望 聖慮裁擇

論丁度孫甫事乞辨明

臣等竊聞翰林學士承旨丁度累上劄子稱於召對
日奉 聖旨面諭右正言孫甫言度會上殿來入兩
地今丁度乞賜辨證至今未見 指揮物議喧然竊
緣任用大臣出於 聖斷如丁度實嘗上 殿奏自
求進頗失事體或孫甫所言虛誑中傷近利即乞各
與辨明特賜行遣且丁度孫甫俱處侍從之班日被
顧問今互有論列未辨曲直若 朝廷姑務舍容不
行降黜則好進者無所警懼言事者得以離間疑惑
聖聽隳紊 朝綱無甚於此也欲望 聖慈將丁度
累上文字早賜降出施行

第一

臣等近曾再具論列郭承祐以其上僭不法等事三
朝廷重行降黜今聞改差許州部署雖罷知州之權
然依前為節度使在承祐所損無幾於朝廷威令
則所損至重至深也何則承祐以親以舊曲被優恩
有大罪而蒙生全無微功而叨將領便蕃富貴出入
寵榮假使殺身未能報德而乃恣逞姦慝清亂國
經身擁節旄而姑息士卒職隣樞近而僭越典常命
之無俗而殘民委之留務而生事喧然衆口謂之蓄
謀迹其用心實亦不順且其可恕則天下之惡無不
可容者矣雖人主曲全臣下過示優矜而凶人不
顧若親朋為怙厲况當熙洽之際敢萌跋扈之為

是誘藩臣非曰戎首若不痛繩以法斯則滿彼吞舟
使包藏禍亂之人何以戒懼而自戢哉兼臣等仍聞
承祐在南京非理決配過人及一二百數昨揚攷分
析纔四十五人而已實有未盡意其謂何臣等乞再
下南京令子細分析承祐在任日決配過軍人百姓
依法不依法作兩項聲說的實數目聞奏候文字到
日乞朝廷別賜裁處

第二章

臣等已三次論列郭承祐乞朝廷據其迹狀重行
降黜至今未奉俞旨臣等實以為憂然所憂者非
謂以言未從及身計也誠憂國家威令不行則凶
人無以戒懼開奸宄之際發賊亂之萌貽威將來周

不細也聖人思患預防君子見幾而作皆慎於微小
則其禍易除及事變之後雖有智謀即能戡定所傷
亦已多矣承祐獨獷奚足顧忌但因之生事則禍亦
不難臣等所以區區不能自止也傳曰除君之惡惟
力是視臣等雖其力微不能感動天聽以摧擊橫
猾若自愛其身遇事面從則不忍也陛下何惜
一節臣不正其罪使威令行朝廷肅明示四方
之庶庶耶臣等實甚惜之伏乞檢會前來劄子必賜
施行無任懇激之至

彈李淑 二章

第一章

臣等伏覩除授李淑充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侍

上符獨以李淑未丁憂間只帶侍讀端明殿

上吟詠刺斥前朝語涉怨尤事干烈祖以

生知南家自陳親老遂乞侍養相次又却充職當持

物議以謂纜乞養親遽乃求任無改命之樂有

之端又以其前過至深不可處之親近率言未

知亦憂今來服除始還舊貫仍居學士之職乃

行之重何故崇習之至如此哉臣等所未諭也且

素行前後言者多矣陛下亦其悉矣臣等

一陳數似指其甚不可者陛下裁處無使萬

之下致議於朝廷則臣等之責塞矣非於李淑

無嫌也臣等讀漢書見轅固與黃生爭論於景帝前

及湯武受命事當時猶為隱避不終其說漢景帝

...得預進讀...
陛下檢會臣前後劄子特出
宸斷與之
外任或令侍養庶幾稍塞中外之議

彈張若谷

臣聞引年致政抑有定規
殉祿貪榮頗傷清議竊見
國閣直學士兵部侍郎知洪州張若谷年近八十
自登熙仁亟踐清塗文起從心之年未有乞骸骨之請
聖朝眷待近侍進退以禮而大臣去就之義安可固
然不知伏况江西重地補一都會兵賦繁盛控扼上
游尤在得人以之鎮靖兼檢會御史臺先有起請乞
行頒示而張若谷未能引退尚此冒居人之寡庶一

至于是欲乞引年請之致仕或與別移一郡

彈王達 七章

第一章

臣訪聞江南西路轉運使王達行軍任此下與修
苛政暴斂殊無畏憚州縣稍不徇從即被括拾吏民
無告實可嗟憫按王達先任荆湖南路轉運使日
理配率人戶錢物上供以圖進用山下居民苦於誅
求逃入蠻洞結集兇黨致此大患于今未息公江重
地幅員千餘里財賦戶口尤盛亦與蠻界接連不可
久任匪人切恐為國生事且揚林但以體量官更
過當尚隆差遣况王達害民蠹化衆議不容欲望
聖慈特與降黜則天下幸甚

第二章

臣進以江南西路轉運使王逵所為任性加以殘酷不可令久居表率之任乞降差遣竊知不本路提刑司體量且提刑與轉運使俱是按察之官事相關連寧無私徇縱使情狀的著恐未必能遵朝旨兼王逵先任荆湖之日以非理配率錢物臣察奏劾降知池州尋該赦宥移福州未幾又自揚州移今任雖事在朝野無不具知且非曖昧臣與王逵素不相接但以物議不允須至上言伏望聖慈持出宸斷只今依楊紘例降一小郎所貴天下酷吏稍知警懼

第三章

臣近者兩曾上言以新授淮南轉運使王逵只以殘酷不法任然差遣縱該或有不可徒任職之道還勅命至今未竟施行安王逵前後三四任轉運使惟務措越生靈凌辱官吏任性率易不顧條制雖朝廷未欲廢棄只與一郡已足寬恩於逵何損且赦之優厚所以軫念黎元之至深也今淮身當負數千里累為富庶財賦錯出朝家仰給若命酷吏為之職司而令一路之民獨受其患是一大之幸而一路之不幸也切恐傷陛下愛民卹物之心况薛神楊紘止以體量官吏過嘗別無罪狀尚且任使未與牽復以王逵所在殘暴猥濫之狀彰灼如

第六章

臣近者上言以訖差王達充淮南轉運使乞追還
詔命且今依然如前未便施行按王達先任荆湖南
路轉運使日北地極率人之誠勿以山下苦民苦於
味求逃入蠻洞結集為亂臣等為
大遠降知池州次往江而西出轉運使又往行
民吏不少事朝廷下本路提刑司體
前知洪州亦或到或不到之狀
私憾凡遇
差官再勘
盡理施行却除
更率勿殊無

州未幾又移今任雖該
毒之性無改悔之理且淮南財利錯出
發運司歲運軍儲六百萬石亦藉本司公共協濟
能辦集以至王達狼悻任性必也達廢敗事不止一路
官吏軍民獨受其害矣據其事狀衆議所不容豈可
更今居表率之地且與一郡乃是
朝建之寬恩也

第七章

臣近者與陳旭吳奎凡六次論列以新換淮南轉運
使王達乞與改換藩郡至今不象施行蓋臣等之言
不足取信於朝廷如是之甚俯仰慙懼不知所措
臣今畧具王達逐任事狀依
聖慈特賜
按王達先任湖南轉運使日非理率配數十年役過

里正令抽見錢以贖州係七百餘戶雖子孫淪及及
賣過產業者並令見佃人陪納凡千連數千戶其部
下諸州率皆類此一路之民例遭劫擄逃移死亡者
無數及臣家論奏朝廷特與赦免又隱匿朝省
指軍數月並不遵稟一向催納因事發覺遂降知池
州其他違越之事不更條陳故臣僚上言伏見王達
亮暴無識殘忍有餘列位簪紳心同蛇蝎因緣奸詐
遂忝職司在湖南日酷法誅求財利首圖進權民被
殺者同知其數黜降之後潭州父老數千人共設大
會以感聖恩與人去害在城數萬家二夕香燈徹
曙又被苦之家並刻木作王達之形日夕答撻其人
心憎惡如是及任江西轉運使依前殘酷枉法徒配

因吏恣行威福臺官舉劾悉下提刑司體量濟
良夫未到李道寧移任王達權本司公事乃妄疑前
知洪州卞咸到闕說其事迹遂追捕平民數百人只
於本州倚郭兩縣收禁構成卞咸之罪况卞咸替羅
將及一年方行拮拾以逞私憾中外莫不扼腕憤嗟
臣僚繼有章疏遂移荆湖北路未幾復授河東所為
恣橫愈甚於前嘗至撫州筵上與郭志高酒醉語
遠適驚駭尋又張珪進狀指論前知福州日在任
濫不法事件俱有實狀竟不曾盡理勘劾止降知光
州據其罪名不可悉數雖該赦宥不可復付以
率之任且執政大臣所宜與國家進才良退
規恢治體沮勸將來今乃不卹人言固用酷吏於一

王達則棄失如一路不幸何臣實為朝廷重惜之
伏望 聖慈令取索前後臣僚奏狀并章珉先勘下
咸欲收坐及張珪所論之事同送御史臺依公定奪
即顯臣言非妄仍乞檢會臣等累進劄子早賜施行
况楊紘薛紳王綽王鼎本無殘虐之狀只以行事或
有過當尚降差遣不與牽復職司較之王達使實非
辜臣所以不避煩猥重此剖述 惟 陛下特賜裁處
請勘閻士良

臣伏見許州通判太常博士張士安奏准 勅赴蔡
州制勘駐泊都監閻士良與知州陳述古互相奏論
兼准 勅連陳述古狀據官負人吏僧尼等首閻士
良強買驢馬牛羊及乞取錢物共七十五狀并據士

良論述古私役兵士恣橫不公事其出榜召到陳首
閻士良八十七狀不敢一例根勘已送本州及申奏
者為緣閻士良陳述古互論不法事件至多所出榜
召到陳首閻士良八十七狀亦合畫時行遣不合却
送本州顯屬避事欲乞特降 指揮令本勘官將所
召到陳首士良八十七狀疾速理勘一就結案兼訪
聞一行干連人數不少炎酷方熾縲繫頗久罪非
犯情有可憫具干連人等應係照證各有歸着如該
狀罪已下之人亦乞 令本處一面先次差遣疎放屬
尋之無免淹刑禁

請罷知雄州劉兼濟
臣近以神差知雄州劉兼濟材庸無能當

亦可助造防之固但存舊制公秋春使國庫
興修不已大為民患累有臣察論列遂令依舊自土
良維領是職訪問後以創置屯田為名既決水勢
侵鄉村訟塞居民尤被其苦况逐州軍自屬長吏等
究尋豈假更設斯局羔士良到 闕奏事僅及兩月
遷延不去必是以此為功邀求進秩既得之後何所
不至寔開僥倖之路或構戎虜之隙則為害不細伏
望 聖慈特許追奪前命以戒將來及移士良與剛
路差遣庶免向去別營舉端

請罷王漢推貨務

臣等伏見監推貨務王漢先任京官知濟州鉅野縣
日曾犯贓罪除名編管自後改除班行勾當作坊之

時又犯賊罪去官其人賦性貪回用心狡給善修文
結以恣其為只如先降 條貫勾當推貨務頃是三
副使同罪奏舉方可差除王漢意欲僥倖求職以
制遂乃作計先授監左藏庫而後論列 罪
次不便乞改差勾當推貨務 朝廷不知其
罪因而聽從物議紛紜謂長姝計是乃使推之
也且權貨務之於省司表裏相濟其任重而
重施設出納最湏得人豈可使贓汗之餘妄居是職
公然肆志無所顧忌商於心而上訴 國家浸以道
利儻不速為解罷則其為害可勝言哉臣等以為王
漢前後犯狀彰明衆所共棄乞賜停廢永無別用
違如此則儉人是法莫敢自恣而流品一清矣

馬諸亦累乞解罷伏乞 聖降 指揮三司別使選
舉曉財利有心力清庶強齊朝臣使高自共勤其法
能辦集則大計有賴而 國用亦幾乎足矣
辦理

請留吳奎依舊供職

臣伏聞 勅差起居舍人吳奎知密州臣逃回上
親奉 德音宣諭以唐介彈奏大臣事久吳奎臣
粗陳本末緣吳奎荷 陛下不次擢用孜孜書
避權倖以是忌嫉者衆非 陛下英明博識無保
之理况唐介輕妄之詞誣罔 天聽固 聖鑒
辨明矣臣以無狀待罪諫列不能補報以負天下之
責豈可見 朝廷事有過舉猶默不言而令諫官備

被惡名哉雖吳奎補郡私願甚使然公議痛惜之欲
望 聖慈且令依舊供職臣區區之心非謂吳奎所
惜者 朝廷事體盖不欲使奸邪者得計則臣之責
塞矣惟 聖度曲賜 裁察則天下幸甚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七

民事

論歷代并本朝戶口

臣近者獲登雲陛親奉德音詢及本朝并唐

編戶多少之數臣雖粗陳梗槩不足以對清問

退而徧考諸史盡見歷代本表竊以三代雖盛其戶

口記籍莫得而詳國史所起惟兩漢最備謹按前

漢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及後漢光

武兵革漸息之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千三百三十永壽

二年增至一千六十七萬九千六百六十此兩漢極盛之

數也三國鼎峙于戈日尋版籍歲減當時纔有四十

餘萬耳晉自武帝平吳之後編戶二百四十萬九

千八百自後南北幅裂戶無常數少者不過百有
者不過三倍隋文帝平一天下至大業二年戶八百
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及乎唐之初年戶不滿
三百萬至高宗永徽元年漸增至三百八十萬明皇
天寶十三載已前最為全盛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
百五十四自安史搆亂之後屠戮生靈幾盡乾元已
後戶不滿一百至二百萬耳至武宗會昌年中其數相
距百餘歲總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降及五代其數相益耗散是時四分編處之地
逐處六口各有收地萬 太祖皇帝建隆之初有戶
九十六萬七千一百五十三 嗣後取劍南平蜀之
江左開河州所增戶口方逾百萬至開寶九年戶口

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 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已增
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 真宗皇帝天
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
陛下御宇已來與民休息至天聖七年凡計編戶一
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至慶曆二年增至一
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戶八年又增至一千九
十六萬四千四百三十四臣以謂前代戶口之日三
代已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聞養生
之道必先養民一出于時政之所陶化是故 明主知
民之困也則必薄賦歛寬力役救荒饑三者不失其
幼有所養老有所終無夫關之傷無庸調之苦此乃
天下之快一日以致其威若遂與之休養則可封

惟不與皇帝之世矣

直勾衙前請限二年一替

臣竊見河北沿邊諸州軍只管一兩縣處其得替
錄里正人數至少供應衙前不足遂於近下散戶內
直差未充衙前客司執役應副重難差遣並無年限
替期且自來 條貫應得替押錄里正充衙前三年
及二年滿日並放歸農蓋以先歷優輕今免重難一
次所有直差衙前又不曾經歷優輕却令長入不與
番替直候家產蕩盡方得逐便若比押錄里正先歷
優輕又有歸農年限則苦樂甚不均濟欲乞將應河
北諸州軍直差衙前客司並與二年一替其情願承
充者亦聽從便

寬郵

請差災傷路分安撫

臣竊聞江淮兩湖荆湖南北路近歲旱澇相繼粒食
踴貴淮南西路蘄黃等州尤甚去秋霖雨殞霜損害
苗稼今夏大水飄流居人兼又官中配糴民間之蓄
盡輸入官官糴既多迨今五月不雨秋苗悉已枯槁
米價斗二百文繼江淮稔時米雖賤而民有飢者况
遇凶年亦何卒歲為其無備故也今則民間之蓄盡
為軍儲矣民失其賴流亡日衆故賊盜充斥聚集成
群大者近百人小亦不下數十人所在剽奪官司不
能禁自光壽以南距汝亦皆如是州縣上下遞相家
殺不以三其間使民無歸知之况今秋苗稼既

捕則望在來夏而禍成之國朝不謀夕豈能及未夏乎且天之降咎必在於凶年者蓋年凶則民飢飢則盜起盜起則姦雄出姦雄出則不可制矣豈可不深懼而豫防之哉伏望 聖慈中命執政大臣應江淮兩浙荆湖等州軍自去夏至今秋災傷甚處選差臣僚遍令體量安撫從便宜而振貸之夫拯災卹患國之常也若忽而不顧寔成大患得不為 朝廷之深憂乎

再請差京東安撫

臣近以京東盜賊充斥曹充等州長吏乞別選差有方略臣寮及遣臺官一員往彼體量安撫監督諸州縣捕捉免成後遺之累 旨揮緣京東素是出強賊

凌不可不即時誅滅若令結成羣黨藏伏山林則為害不細况巨嶠山累年震動去春兗鄆又地震兼春前歲星孛於虛危之次亦是齊分此皆變異之大者固不虛發不可忽天戒而不大為之防也且前代并本朝天下凡有災傷盜賊即遣 使或採訪安撫等使循行郡國今之議者必謂虛有煩費者其得人可以按察官吏能否詢訪民間疾苦俾 使便軍備其所濟豈不大哉所有本路轉運使亦未甚振職乞於別路對換有才畧者不然則敗事雖悔無及伏望 聖慈特許檢會臣先進劄子所乞差遣曹充等州長吏并差臺官安撫事早賜施行

請罷天下科率

臣伏見自西寇已來急於饋運常賦之外調發相繼天下民力殆已竭矣且先朝當契丹未請盟之時宿兵兩路干戈日尋詎聞有今之搖動乎蓋郡縣長吏鮮得其人或遇非次配率競效苛刻貪官猾吏緣以為奸乘釁誅求不知紀極轉運提刑又不能察其賊否各徇頽情而已且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繫當務安之為急安之在精擇郡守縣令及滿絕無名之率爾若乃橫斂不已人懷危慮或因歲之饑饉以吏之殘酷相應而起塗炭海內此乃心腹之患况已萌之兆可不深慮乎臣欲乞今後應係軍需所用之物並令三司預先計度於出產州軍置場收買或非次急切須至配率者亦乞勘會各於出產路

分專委逐處長吏於形勢物力戶內等第均配仍委知州通判親自監納兼令轉運提刑專切提舉體量稍有違越並乞重行朝典所貴重困之民漸獲蘇息請免江淮兩浙抽變一事

第一章

臣竊見淮南江淝荆湖等州軍數年以來例例熟去秋亢旱尤甚可熟三二分當年夏秋見錢一例科折內第一等折納小錢每區一貫六百七十文第二等折納小錢每區一貫八百七十文第三等折納小錢每區一貫一千文省續據提運司准中書劄子據三司奏乞將慶曆三年上供額納小錢每區石內將小錢一貫五百文折納大錢一貫五百文

運司遂相度小麥每斗并稅添估九十四文省大豆
每斗并稅八十八文省比逐處見糶價例兩倍已上
慮該小麥一石納見錢九百四十文省奉之准五月
九日中書劄子據發運司奏竊慮豆麥價高人力難
得見錢奉 聖旨宜令本司疾速指揮逐路州軍
合折夏稅豆麥令人力如願納見錢者即納逐處依
起納日在市價例錢數送納如只願納本色解斗亦
聽從便然有前件 聖旨指揮本處官吏並不遵實
但一面抑令人戶納元估價錢不許納本色斛斗以
致戶等益賤錢貨難得下等人戶尤更不易發運司
但務歲計充盈不慮民力困竭上下相蒙無所辦費
為國賦怨莫甚於此且民者國之本財用所出安

而橫賦取不知紀極苦州此流亡相繼而
軍旅郡邑則將何道可以卒安之况已用之此不
可不察也耳兼自准以商及兩浙等處秋分令
得兩二麥不秀耕種失時民心熬熬口懷憂
聖慈特奉 詔勅委逐路轉運使刑不住
此體重 聖恩特奉 詔勅委逐路轉運使刑不住
其第三等已下并空口耕種已絕般支移折
六令各納本色庶使重困之民稍得蘇息

第二章

臣近曾上言以江淮兩浙荆湖等州軍自去秋至今
麥未得大段雨澤二麥不秀耕種失時并去年諸處

夏稅一例折納見錢小麥每斗估價九十四文省民
謂其元窘迫麥又無用應急賑糶納官其直每斗不
過二十文而等已下之戶地更不易今又時雨稍
作民心愈苦深可憐憫况夏與秋集國
府志三味固以
今在折本色
五今日未
不得折
色租稅免致流亡

第二章

臣昨於四月九日劄子上言以江淮兩湖荆湖等州
軍自去秋至今春未得大段雨澤其中等已下人
夏稅乞不依去年折變見錢令只納本色又於
二十八日 殿劄子亦乞令中等已下人
今年夏稅折變至今多日未蒙 指揮
納夏稅若本一例折變深屬不便緣逐路今歲
雨澤久愆耕種失時墾埔復起秋成未保人心
益憊而又民間錢貨絕難出辦若不特賜寬
不濟人戶以官錢窘迫必致流亡強
弱者轉死溝壑不相憐恤
國家財用所出盡在東南不得

訪聞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今夏蠶麥兩收豐熟
此乃天意欲少寬東南之民若此數路稍旱湖廣或
急則朝廷縱有矜憫之心亦無所及然臣職職言
錄但事體至大乞 聖意伏望 陛下
察新陳 指揮則一方生靈有再蘇之望
第四章

臣等累次上言乞江淮兩湖等州軍中等已
下人戶今年夏稅權免諸般折變祇令各納本色等
奉 聖旨選三司相度訪聞三司已具申奏詔至今
未降 指揮緣諸路見納夏稅多日蒸有路分絕
之處若更稽緩竊慮後時即 陛下矜卹之心恐無
所及伏望 聖慈憫此重困之民速賜 指揮則天

下幸甚

請免陳州添折見錢

臣訪聞知陳州任師中昨奏為本州管下五縣自去
冬遇大雨雪凍折桑棗等并今年養蠶只及三五分
二麥不熟全有損失去處除孽畫不放省稅外只乞
與免支移折變已奉 聖旨令京西轉運司相度開
奏竊知本路轉運司牒陳州令將今年夏稅大小
與免支移只令就本州送納見錢却令將大小麥每
斗折見錢一百文脚錢二十文諸般頭子倉耗等
并支移是每斗麥納錢一百四十五文况見今年
麥每斗實價五十文乃是於災備年分三條法
民也則民間錢貨從何出辦燕將客戶每

六例折作見錢一百文又將此一百文細做小麥二
斗五升每斗亦令納見錢一百四十文計每石重
却納三百五十五文况一郡五縣數十萬口非常累歛
小民重困體實非便欲乞特降 指揮令本州疾速
依見今在市二麥實價估定錢數令民取便送納見
錢或納本色庶使京輔近地不濟人戶稍獲蘇息兼
慮本路應係災傷州軍或有似此重行折變之處亦
乞特行勘會速賜 指揮若稍稽延恐無所及

請救濟江淮飢民

臣聞天以五星為府人以九穀為命五星紊於上則
災異起於下九穀絕於野則盜賊興於外天之於人
上下相應故天變於其上則人亂於其下是天人相

與之際甚可畏也若變異上著則恐懼脩省以謝於
下年穀不登則賑貸予賚而卹其困蓋不使天有大
變而民有飢色則人獲富壽而 國享安寧矣 方
今災異之變尤甚臣近已論列詳矣惟江淮六路連
歲亢旱民食難阻流亡者比比皆是 朝廷昨遣使
命安撫賑貸以救其敝而東南歲運上供米六百萬
石近雖減一百萬石緣逐路抽稅盡已竭後則糧料
從何而出未免州縣配糶以充其數由是民間所出
悉輸入官民儲已竭配者未已縱有米價率無可
父子皇皇相顧不拯老弱者死於溝洫少壯者聚為
盜賊不幸奸雄乘間而起則不可制矣當以何道而
卒安之哉且 國家之患未有不由此而致可不

慮乎欲望 聖慈特降 指揮應江浙六路定傷州
縣凡是配糴及諸般科率一切止絕如敢故犯並坐
違 制庶幾少釋疲民倒垂之急其上供米數若不
敷元額即候向去豐熟補填仍令州縣官吏多方
畫謀濟飢民不得失所兼委逐路提轉專切提舉如
不用心採濟以致流亡及結成羣黨即乞一例重行
降黜

請支義倉米賑給百姓

臣訪聞江浙荆湖等路自去秋亢旱田苗一例災傷
即日米價甚高民食不足若不速令採濟必致流亡
強壯者起為盜賊老弱者轉死溝洫因此生事為患
不細緣逐州除軍糧常平倉外別無大段斛斗准備

切知王琪兄起請義倉所在見管米數稍多州縣必
未敢專輒支用若一一取快 朝廷指揮往復數月
當此艱食之際恐無所及欲望特降 指揮下逐路
轉運司勘會轄下元係災傷州縣如委實人戶開食
即今晝時將義倉米速行賑給以濟貧民如允臣所
奏即乞早賜 指揮

論江西和買絹

臣竊聞江南西路今年和買絹價轉運司並以米蘆
充折兼轄下州軍和糴斛斗多是抑配人力緣本路
亦係災傷地分民食甚艱若重有搔擾必致流亡伏
觀慶曆七年 南郊赦文內江西一路多以米蘆充
折絹價虧損下民仰轉運司今後須管支免錢和買

今本路轉運司顯是故遠日制旨專輒施行具命令
若人主之柄而治亂繫焉凡朝廷降一命令而
以示信於天下若有司承受委而不顧乃是命令之
不足遵守俾四方何以取信則朝廷細紀亦緣此
寢廢矣欲望 聖慈特賜 勘問施行所有斛斗並
依舊例和糴不得抑配人戶

論放欠

臣伏覩 明堂赦書應今日以前天下欠負官物并
於干繫保人名下催納無非侵欺盜用或雖是侵盜
見今本家并干繫保人內委無抵當者並令本屬及
轉運司保明開奏其累經官吏保明三司未與除放
者限 赦到一月內令本處先具自來保明度數申

本路轉運司在法保州以連山奏當議並與除放此
誠 陛下優卹元元如是之至也然臣歷觀 後
赦文凡所恩貸恒不周悉而有司往往廢格不即遵
行臣竊謂 真宗咸平年中親御 使殿放三司所引
諸色違欠凡四千二百八人計物金萬二千數蓋 先帝以恩
每 官司 見有司 冤問本末或縲繫追逮益為煩擾
故命以籍引對而面釋之大哉 先帝憂民軫物之
心惟恐不及伏望 陛下特降 指揮委三司將應
係諸色逋欠人各具因依一一類聚備錄申奏至今
引見詳酌除放如此則恩出於上 故絕於下矣

請權罷陝西州軍料率

一風翔府料谷造船務每年造六百料類船

雙方木物料等情未據肇興縣屬鳳城
府諸處採買應估
慶曆六年七年材料等共五十二萬見欠七萬
有零

慶曆八年材料等共二十一萬七千有零全數

一斜卷務吏打造成陽陝府橋脚船四十四隻合

用材料共三萬一千有零見配買次

一修河橋板共四十五萬一千六百五十二條條

七州料買

一上京材木共九萬三千一百五條各係大料木

植十四州料買

一採斫宜州河中府渭系竹一百五十萬二

百二十竿見差人自竹監斫次

一貢上機肉率九千口係十九州軍

一貢軍糧一萬斤係州軍

一貢軍糧四千斤係六州

其具詳前報會職判府造給糧券每糧六千有

其才料等是奉府并隴州量其買及外

州等州所造橋前例各陪錢一二千貫前使人

造家查不少每戶細身者不下三兩人經年未

得中三司購買修河橋款四十三萬餘兩未

得中三司購買修河橋款四十三萬餘兩未

得中三司購買修河橋款四十三萬餘兩未

臣竊聞河北漳河淤地名為沃壤而廣平監於祁
州共占民田約一萬五千餘頃並是漳河左右
良田每牧馬一項占草地一百一十五畝兼知衛州
洪水監每馬一匹占地三十一畝其地亦屬廣平
八十四畝兼廣平係兩監自統併廢一監三州共
遇下草地七和五在餘頃待歲首再議
出程運糧時年歲深遠耕為熟田就種已成國
作欠種生莖其他戶共地千五百四畝
高者千五百餘畝在亦麥三萬餘畝
石糧粟五十五萬石亦餘來納八百餘石
運明條二年重運運六
人戶亦不
地亦
亦不
亦不

第一章

臣竊見河北漳河淤地名為沃壤而廣平監於祁

州共占民田約一萬五千餘頃並是漳河左右
良田每牧馬一項占草地一百一十五畝兼知衛州
洪水監每馬一匹占地三十一畝其地亦屬廣平
八十四畝兼廣平係兩監自統併廢一監三州共
遇下草地七和五在餘頃待歲首再議
出程運糧時年歲深遠耕為熟田就種已成國
作欠種生莖其他戶共地千五百四畝
高者千五百餘畝在亦麥三萬餘畝
石糧粟五十五萬石亦餘來納八百餘石
運明條二年重運運六
人戶亦不
地亦
亦不

不復往時一豎... 濟河南北最是良田牧馬地已占三分之二乃是河北良田
值橫流商胡决溢占民田三分之二乃是河北良田
六分河水馬地已占三分其餘又多是高挑及澤國
之地伴河朔之民何以存濟後乞且令人戶休養
佃供納租課若據一年所得亦可置數倍數為公
大利無甚於此伏望 聖慈體念河北人戶累值災
傷流亡未復豈忍更奪其衣食俾之失所有傷和氣
無益仁化又况與 國家歲出斛斗萬數不少經久
實為穩便伏望 出自 宸斷特降 指揮

第二章

臣近為廣平監牧馬草地乞令人戶依舊佃種至
未降 指揮切緣廣平監元係兩監於那燕趙二州
內共占民田一萬五千餘頃頃由停發一區共物送
下草地七千五百餘頃官司合百姓出租課請佃年
歲深遠耕為熟田及作父祖血爨其佃戶者九
百四十餘戶每年共約出粟八萬七千餘石
萬一千餘石釋草三十五萬餘束絹八百餘匹
羣牧司指揮令逐州作二年起遣佃戶收地入官今
年限滿人戶全不肯起後累會論狀不行
只有五六年不及結時一區之數
有廢為閑田幾添得萬三二千

十年之望今同內降 指揮寢罷天下幸甚
與得驚駭且三者為河地之患積者年久矣
謀求無益公私不勝其害臣頃年曾差充使
具知虛糜錢物之甚亦嘗論列緣河地遠
亡未獲者不省徭役罷配率以寬養凋瘵
也况陛下矜念哀憫之極故特行前 陛下特
當今夕無故橫置竊為 陛下痛惜之惟 陛下特
留 聖意且據前降 指揮寢罷天下幸甚

論於商胡口

臣伏觀近降 勅命商胡口只候來年秋修塞合要
物料今三司檢今日大信年修河體例敷配所費衆少

易其臣先奉 聖旨與兩制已上定奪修閉利害以

商胡口須合修塞方免河北水患今准 指揮來

秋修塞必是河水令歸故道緣前來累經差官相度

工役五十餘萬三二年間恐未了畢若河水匯住未

得通快則商胡固難豫修修之則潰溢之害立可待

也河頃歲之決抵以故道橫隴壅開水勢不快遂致

潰溢今若不先議開理水道使之縱流便欲修塞

胡不惟必有後患乃是重起八年科率之弊臣竊大

路凋殘之民且欲乞 朝廷且據詳度到故道

先今差贖兵夫漸次開理或一二年內功可成

若三五歲疎行計置物料若是必無民困事必成

若三五歲疎行計置物料若是必無民困事必成

臣竊於率領者見已流離僕不知他處
使臣恐朝廷之憂不獨在商胡矣伏望
出宸斷以河朔火罹水處頃議疏塞即乞且擬那
內藏庫見錢百萬貫令三司專切收管積薪糧
為具備其餘即令中等已上人戶敷配候開洩舊道
水有所歸則商胡之塞一舉可成所貴民力稍寬
用無乏

請出內庫錢帛往逐路糴糶草

臣前年夏間因送伴比使回見河北麥熟價賤乞支
借見錢及時收糶外可以實邊備內可以寬國用
雖尋差監察御史劉元喻注波催促緣河北錢帛有
限竟不能廣月積聚以備用去秋赴任山東

朝廷差仲簡宋選陳榮古往三路便糶亦
曾上言以逐處少得見錢恐難集事欲望特出宸
斷權於內帑支借見錢或絹帛百餘萬與逐路乘此
之便廣謀收糶俾邊廩稍實有數年之蓄庶少寬
聖慮而位疎言幾未賜開納臣今蒙恩改授陝西
緣西鄙用事以來關中生聚凋殘尤甚物貨踴貴直
朝廷所以納元昊誠款許之自新者蓋欲少紓民力
耳今邊事雖粗寧息而屯兵防守調度浸廣錢帛
弊愈更殆如緩急有事亦未免重困生靈此
一出民間當今之際切在安而勿擾之安之道惟
在不橫賦不暴役若誅求不已則大本安所因哉伏
望陛下少留聖慮大體安天下應

產銷折無鐵與官中並不認其... 元額鐵數以致破蕩資業... 皆是雖遺利甚厚而富民懼為後患... 鐵貨日削經久不興欲乞今後應係... 家產銷折無夕造作者並仰差官... 時保明申轉運司與除落姓名... 縣故縱及人戶妄有規避即許人... 朝典告人與賞錢一百貫文仍令... 召諸色人起冶不得住滯邀難如... 增廣寬民利 國無甚於此

請罷州縣鐵冶務人戶... 臣近聞同州州縣鐵冶務自宋定占... 王百餘戶

二百餘戶厚... 以治戶為名... 治戶內係第一等者每戶逐年... 錢不過三貫文... 及十餘萬斤... 專監使臣一... 上等力役及致下等人戶差役... 上件鐵數據等第均在一縣人戶... 不過十斤至二三十斤况本處見... 四五文每斤歲納官鐵約費三五... 烹煉彼中私賣甚多今百... 下蒸令赴本州進納於民至便又...

只今本縣令任事管給納仍得二百餘元其
役亦頗甚均濟臣在任日方欲行違易以移任
下本路轉運司選差清幹官員往彼相度施行

論瀛州公用

臣昨奉 勅就移此住緣本路久經災澇流亡未復
臣自蒞事以來應係兵民遺防凡干利害敢不悉心
稽置然而路當衝要使介相望迎勞供費之繁因循
浸久臣方欲裁損一二而議者亦已云云孤危之跡
不皇啓慶勘會本州公使錢每年二千貫凡百用度
盡出其數有詳舊例絲委無筭今若據犒設軍負並
依舊外其請般用度頃行減罷則衆論未以為允或
且仍舊則支費至廣未知所濟臣遂將前任自皇祐

元年八月至皇祐四年八月終三周年計筭約費用
過錢三萬三千貫文省是每年約用錢一萬一千貫
文竊緣本路州軍公使錢除雄州每年五千五百貫
文外自餘瀛州莫州恩州例皆每年二千貫文况瀛
州自分四路之後屯集軍馬事體用度與恩莫州不
同無慮數倍欲有端圖畫亦所不逮若不害公則必
傷民臣設於用度中量減其半則每年尚使錢達
千貫除省錢外亦少四千貫文若依迭降 指揮廣
務回易亦恐所得不能滿數况又河朔連歲不修水
滂未已民力重困豈忍過有誅罰以違不虞之防哉
欲乞 朝廷以雄恩莫等州公使錢無校特賜
指揮或委本路轉運使提點刑獄躬親取索合

數并前後體例別立酌中定制保經久進行臣以無
狀猥叨擢用公家之事不敢顧避然飾厨傳稱過
上下承習為日持久所積未及毫末議者已駭聞
竊意愛憎之口因起中傷之語疎外難立殊直易挫
臣固不以毀譽為私變初終之節伏望 陛下俯矜
愚拙曲賜保全或誇毀之緣生緊聖神之明辨善惡
勤瘁上答 隆 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請罷里正只差衙前

臣伏見知茅州 琦上言乞罷諸路里正逐鄉統賦
只委戶部催納三司已辦逐處轉運司相度去訖臣
昨以 州軍所差里正只是准備衙前其
秋夏二稅並是 長催驅重役之中里正為甚每縣

或無上等即以中等戶充家業少有及百貫者酒充
衙前應副重難之役例皆破蕩其逃亡非命者比比
皆是怨嗟愁苦所不忍聞今若依韓琦起請悉罷
正知衙前有闕即委令佐於一縣諸鄉第一等中選
差物力最高者充役如更有闕亦如此輪差委是無
久公私利便庶幾凋殘之民稍獲存濟又 里正係
正月內差若伺候諸路轉運司相度必恐延誤
聖慮所賜詳酌早降 指揮施行

欽定四庫全書

孝肅包公

戒興作

第八

請不修上清宮

臣伏見十一月初二日夜上清宮火謹按春秋傳例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漢書五行志曰人火天火同為災異皆以朝廷政令參驗得失而勸戒焉說者曰賢佞分別官人自享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偽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濫烟妄起是為火不炎上今上清宮者乃祖宗修建以崇無為之德今火燔之者豈焚修之人不務精潔以副陛下嚴奉之旨乎不然其天意垂誠於陛下乎固宜勵精治道謹修人事以答天變可也風聞道路云陛下存留

道衆以有繕脩之意未辨虛實咸懷危懼况天下
事調發旁午帑藏未實邊鄙未寧豈可先不慮之
重無名之率哉且宮觀之興自於唐室非古制也若
謂先聖真容理當欽奉則景靈宮會靈觀殿宇宏敞
可以奉安願 陛下推仁慈之德念疲敝之俗且務
安之安之之理豈忍重困之也然外議紛紜頗憂
衆欲乞特降 詔告諭以安衆心

與利

請修蔡河堰并斗門

臣前權度支判官日竊見蔡河每年上供斛斗係定
額六十萬石見管三十五綱自去年以來般運絕少
應曆五年內只般到一十二萬石其餘百六十七萬

比祖額計虧四十三萬七千七百三十三石緣本河
所管綱船至多秋冬行運不絕蓋是催綱使臣等不
切用心往來催趨致此虧欠萬數不少兼訪聞諸處
斗門例皆破壞並不修補其斗門放水自有時候
是官員客旅計會不依時候開放論綱船及時則從
即無水可行欲乞下三司指揮逐綱船前
近頃管疾速牢固添修不得走透
臣與所轄官員常切提舉如依前曲徇
公人受俸不依時候開放致有逃
所有綱運或准前拖延不及元額
重行責罰

言對制

第一章

臣竊見 國朝茶稅課額自收復江淮地後
 雜貨務逐歲共得錢四萬餘萬貫太平興國之初
 是實錢其後西北邊急於芻粟入中邊餉倍
 出茶之所西北入粟之地不相應會以是實
 虛錢至大中祥符六年七年亦各及五萬貫
 辦不及元額在京推貨務尚得引錢一百五十萬
 自頃年變法以來惟存虛額其實入之數益少
 尤甚訪聞去年江淮共虧一百三十萬貫即未
 京權貨務所虧數自昨准 勅節文三司奏據
 務擊畫以河北客人入納 此率斛斗給過三角交

鈔內茶交鈔每一百貫文貼納三十四貫支與一百
 貫茶貨海又准 勅命應買下慶曆五年分茶鈔減
 十五貫每一百貫只貼納十九貫其皇祐元年茶鈔
 依舊貼納三十四貫緣客人百姓等於河北入納給
 得交鈔到京每一百貫只直三四十貫今雖量減
 數亦是與配率無異而欲望客旅興販及招誘入官
 其可得乎近益鐵副使仲簡上言利害見送三司相
 度既前後累經定奪終無採之之效以致為害益深
 蓋不能究其本原而急於近利使然也且茶計歲
 入數百萬貫所以助餉費而寬調度不可不審議也
 欲望特降 措擇令三司將新舊之法子細參詳定
 論中之制俾無久可行者得公私利便即具保

奏更乞 朝廷再賜詳酌施行

第三章

臣訪聞今歲江淮山場積貨務見積壓累年茶貨一
千一百餘萬斤並無客人等請蓋自在京權貨務
畫每茶引一百貫文更難納三十四貫方支得一百
貫文茶貨後來商旅阻節不行每年課利并稅錢
欠數百萬貫則 國家財用仰給何以取濟今發遣
使范昌言近已到闕欲乞令昌言與三司使到
來茶法子細公共從長定奪合如何擘畫即得公私
利濟經久可行

言陝西鹽法

第一章

臣奉 勅差往陝西典轉運使范祥兩議鹽法利
害欲臣前任本路轉運使備知前來鹽法自慶曆二
年因范宗傑擘畫禁權之後差役兵士車牛及逐州
衙前等役運鹽席往諸州官自置場出賣以致兵士
起亡死損公人破蕩家業比比皆是所不忍聞其
前估計家業每直一貫者即管認般鹽兩席雖家
已竭而鹽數未足嗟怨之聲盈於道路前後臣
言不便乞復舊法通商以採關中周弊有司執議
不施行昨因范祥再有起請兼葉清臣曾知永
見其為慮之甚因乞依范祥擘畫用舊法
人於於遠入納已稅收雜軍糧

於國有利於民無害理甚灼然然則法之利於國者
商猶更悉所不樂而議者必其歲入之利稍虧於
而橫有沮議乞復舊法若舊法誠善從之無幾但
為害便深耳且法有先利而後害者有先害而後
者若復舊日禁推之法雖暴得數萬緡而民力日
久而不勝其弊未免隨而更張是先有小利而終
大害也若斷其通商雖一二年間課額少虧漸而
之必復其舊又免民力日困則久而不勝其利是
有小利而終成大利也且國家富有天下當以郵
民為本本雖財用微窘亦當持經久之計豈忍年歲
入數千萬緡不能更死一二年以責成效輕信橫議
不顧命之難有改易無常下而更張復從前弊法

係關中生靈何以措其手足臣細詳范祥前後所奏
事理頗甚明白但於轉運司微有所損以致異同耳
臣固非憚其往來之勞妄有臆說實亦為國家惜
其事體不欲徇一時之小利而致將來大患臣欲乞
依到陝西相度如沁邊近裏州軍糧儲有備錢物可
以那容得行新法公私未至大害其間或有未便之
事即與逐司將通商舊法與今來新法公共從長商
量損益且今通行如沁邊糧儲闕乏公私為大不便
即具畫一事狀乞 朝廷詳酌指揮

第二章

臣等奉 命差上陝西相度使范祥自入陝西
訪聞民間悉 朝廷欲復舊法甚憂其害甚於前

之德差役人力疲運監席不堪其苦臣
日而奉德音所議監法只要便人况
關中生靈必不忍重困人力奉情無不感悅臣今
本路轉運及制置解鹽司同議且包依新法施行
為客人疑惑未肯入中已牒逐司告示訖其有未便
者件雖有減損即不屬官委是公私利便臣竊見天
下歲入錢帛萬數不少而近年財用窘乏何也蓋自
西事以來三路並仰給三司逐歲入糧草支推貨務
見錢銀絹香茶約數千萬貫是所入有限而所出無
限安得不窘乏乎方今邊防無事亦當以國家大
計為先若不銳意而速圖之臣恐目前月朶為害不
淺萬一小有警急何以取濟臣固請致
朝建

之如是者三路使之然也但令三路各自通用則
廩何患不實哉只如陝西自有解鹽之利若盡以付
與令計置糧草二年後可全減權貨務每歲見錢
銀絹等五千七百萬貫其河北河東雖無解鹽然出
產系蠶米麥最多兼諸般課利不少河北只以運糧
災傷朝省權且一切應副若將來豐稔逐路補
冗官冗兵或移那兵馬近南就食令轉運司多有
畫計置糧草漸減入中見錢以寬縣官經費不論三
五年則東南財用盡東京師幣庫必有豐盈之
乃輕信橫議不究本末圖目前之小利忽經久之
計竊恐難以善其後也望陛下留神省察

議矣

請留禁軍不差出招置土兵

臣聞京師者天下之本也王畿之內利營地舉此強本之兵也而國家近年以來邊陲有警乃一調請發則衛兵日削恐非固宗社制戎狄之長策也臣以為畿兵雖有大故不可多調發前所謂京師者天下之本也強本者畿兵耳本固且強繇中制外則天下何患焉若調發不已則耗其財力而弱其根本不惟隳祖宗之制獨不念李唐天寶建中之事乎善馬精兵悉出於外扈衛驍銳為之一空卒以重其後害此朝廷尤宜深慮也今河北河東汾邊兵寡財匱卒有急難惟有民兵可用往年嘗籍之矣籍之未甚長策又從而釋之緣河朔之民皆稟氣勁悍義勇奮

發矧又生習邊鄙之利害素諳戎虜之情偽他路校之不逮遠矣且向時點閱捨客取主又責以戶之天下以是籍之所得幾何竊見唐李抱真民兵之制事頗相近故當時招義一軍雄視山東將適今之宜可如抱真之制約而行之不以戶下田足田不足悉以丁力衆寡登降其數而籍之不及數者即捨之取其中稍富實者令差出穀帛錢貨以給籍不無補益此得兵可倍往歲亦可以少抑燕弁而重保甲之法即有祖宗之舊制為河朔民兵無他法而所仰矣一則供饋不費二則奉情樂為其後賢之法即有京師則內外安矣今地處詭詐萬民皆貧

臣聞也兵備邊古今常制所患民賦有限兵食不充
必須廣為經變以給用度或歲有凶歉或寇至益兵
則暴斂橫取何所不至民既困矣敵何禦焉此亦必
然之事也河北自失山後六州之險無以固守則蓋
望陛下少留聖意特賜省察

請那移河北兵馬事

臣聞也兵備邊古今常制所患民賦有限兵食不充
必須廣為經變以給用度或歲有凶歉或寇至益兵
則暴斂橫取何所不至民既困矣敵何禦焉此亦必
然之事也河北自失山後六州之險無以固守則蓋

臣聞也兵備邊古今常制所患民賦有限兵食不充
必須廣為經變以給用度或歲有凶歉或寇至益兵
則暴斂橫取何所不至民既困矣敵何禦焉此亦必
然之事也河北自失山後六州之險無以固守則蓋

臣竊見冀州見屯兵一萬二千五百餘人... 宣命嚴賜約束應有罪犯並行決配

臣竊見冀州見屯兵一萬二千五百餘人... 宣命嚴賜約束應有罪犯並行決配

驕悍狂悖結成 黨與效尤相扇動不能制凡有小
可差使亦不敢用例皆姑息之今海內無事此輩尚
敢如此若緩急驅之禦寇焉肯用命不為禍者幸矣
況前後作過傷害官負不少若不早為處置必恐演
成大患其逐處宣毅兵士欲望特行 指揮令分
據諸州互換屯駐所貴散其凶黨免貽後悔仍乞特
請移冀州就糧兵士歸本州

三萬五千餘兩隨衣錢一萬四千餘貫
今計餘貫勘會本州夏秋稅斛斗共納四萬五千餘
石夏稅納紬絹五千四百餘匹綿二萬七千餘兩
年所少斛斗三十三萬七千餘石納紬九萬八千餘
匹布一萬六千五百餘段並是轉運司逐時旋解直
應副大凡兵士就糧須籍儲庫有餘便於計置之虞
方可屯泊未聞本處軍食不足而能更贖別路兵馬
緣冀州所出賦稅至少無不通水路無由般運致去
高陽關四程又非控扼之所蓋當時臣寮不為
家經久計慮更也別路兵馬在彼不惟在費糧費
亦絕難計置即今本州民力凋殘公私匱乏若
廷不切處置將來必成大患其真定府兵士十四指

揮欲乞專委本路安撫司會密切相度合作如何等
畫令并家屬漸次抽歸本路州軍安泊况西路易得
斛斗事理至便如賜允許只作一朝廷意度 指揮
請務冀博深三州兵馬

臣昨准樞密院劄子奉 聖旨會同河北四路
撫司并都轉運司同密切相度合那移是何軍民
於甚處有糧草州軍池食約減每得多少糧草切其
委得穩便連着聞奏臣尋與逐路安撫司并都轉運
司密切相度那移軍馬及減省糧草數日已連着
奏訖今具逐處那移軍馬減省得糧草數一如後
一冀州那移軍馬十一指軍人負兵士共四十三

八指 雲翼真定府所管

四指 雲翼真定府

雲翼三指揮

第八指揮四百四十九人

第十一指揮四百七十五人

第十三指揮四百七十一人

兩指揮雲翼往大名府

第十四指揮四百六十二人

第二十一指揮四百七十一人

一萬捷第一指揮四百三十九人往懷州

一萬捷第七指揮三百七十五人往衛州

兩指揮德高陽關所管并曉捷右衛往懷州

第三指揮四百二十五人

第五指揮四百五十人

一懷州軍年減省得下項糧草

糧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五石

糧四萬五千一十二石

草一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一束

糧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一石

一懷州軍年減省得下項糧草

糧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一石

一懷州軍年減省得下項糧草

孝廟句公奏議集卷第九

議邊

進張田邊說狀

賜張田勅書

右臣以備庸之質荷邊帥之任亦輕重不能稱

進退殫越罔知所措伏自北虜請和以來邊境無事

垂五十年中御之備因循浸久將領之器未嘗

卒伍之業復多瑣瑣若不加擇擇一則無用

以有誤之時邊備之卒必先事而後備

器焉州地故地有事宜知詳不可

望甚國萬無慮惟年之事亦不可

天不來待者有以也也無將兵不

攻也者必造也造者必志得者才

下場濟原... 及此午叨... 報哉臣... 奏該博... 究時病... 觀覽則... 議可否... 無任悚... 勅書下... 勅張田... 奏竊見... 遺說七... 病輒敢... 呈仍乞

勅張田... 奏竊見... 遺說七... 病輒敢... 呈仍乞

當諭所... 通瑞善... 際平咸... 之際良... 嘉深嘆... 嘉故茲... 獎請想... 宜知悉

論邊將三章

第一章

臣近者... 精選其... 至邊路... 馳將楊... 重用人... 昔年朝... 廷委郭... 承祐必... 恐敗事...

此物野... 然以為下... 夫然見過... 驕... 父則志備... 常也... 此... 之... 雲... 也... 廟堂之上... 所... 窺之... 未... 而... 銳... 而... 慮... 也... 今... 天下... 不... 慮... 之... 人... 慮... 在... 其... 人... 如... 道... 必... 分... 文... 武... 是... 異... 限... 高... 卑... 之... 差... 在... 其... 人... 如... 當... 考... 以... 應... 敵... 制... 勝... 之... 略... 詢... 以... 安... 邊... 禦... 衆... 之... 巨... 觀... 辭... 氣... 之... 環... 奇... 舉... 動... 之... 方... 重... 者... 擢... 而... 用... 之... 則... 取... 人... 之... 要... 無... 大... 於... 此... 况... 河... 北... 河... 東... 同... 時... 地... 震... 變... 異... 如... 此... 不... 可... 不... 懼... 臣... 先... 進... 劄... 子... 言... 之... 頗... 詳... 其... 承... 緒... 欲... 乞... 早... 令... 臣... 還... 劄... 者... 誠... 遠... 守... 將... 畏... 懦... 不... 勝... 任... 者... 亦... 乞... 速... 賜... 移... 身... 若... 不... 為... 之... 具... 緩... 急... 關... 之... 則... 無... 及... 矣... 惟... 臣... 亦... 特... 留... 此... 劄...

則天下幸甚

第二章

臣... 運... 到... 奉... 任... 訪... 聞... 契... 丹... 自... 賀... 龍... 元... 節... 入... 朝... 禮... 增... 進... 派... 等... 增... 兵... 官... 及... 不... 報... 務... 易... 軍... 兵... 難... 於... 不... 可... 測... 况... 漸... 遠... 城... 寨... 知... 誰... 霸... 保... 善... 州... 安... 寧... 軍... 官... 最... 是... 要... 切... 之... 地... 與... 北... 虜... 接... 壤... 路... 徑... 平... 坦... 盜... 控... 扼... 之... 所... 全... 籍... 守... 將... 得... 人... 以... 為... 備... 禦... 邊... 境... 知... 州... 并... 無... 官... 向... 來... 輕... 視... 未... 甚... 選... 擢... 若... 非... 倚... 此... 少... 年... 軍... 老... 說... 但... 持... 種... 皇... 引... 惹... 之... 說... 以... 為... 身... 計... 其... 地... 險... 要... 法... 有... 名... 無... 實... 此... 最... 河... 關... 之... 大... 患... 也... 臣... 恐... 無... 事... 之... 時... 但... 滋... 一... 郡... 或... 無... 備... 臣... 恐... 無... 事... 之... 時... 但... 滋... 一... 郡... 或... 無... 備... 臣... 恐... 無... 事... 之... 時... 但... 滋... 一... 郡... 或... 無... 備...

民宅於不食故何謂相...
上下之未和其力固有餘也所以然者以...
歲入數十萬計徑遠賸尚之禮未之或關無...
佳然不祥不欲曲相徒取非有服仁...
也其貪而好利忍而好殺則...
故之天性也故自古聖王以禽獸畜之...
也去則備而守之此則夷狄之常道...
國之忠誠者或謂曰夷乃支體之疾...
擇於心腹矣苟支體去則心腹安...
下憐至於以慎無忘而文慮...
陛下左右...

有以虜中無事以安 聖意謂彼君臣樂我和好...
誓甚固萬不負意竊恐有誤於 陛下也兵法曰無...
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
可攻也今既無故遣使是必以不可從之事為請乃...
其詭計耳但小不如意則欲以為詞况今夏地震於...
并代之境蓋陰威之象且夷狄者中國之陰也又震...
於純陰之地此天之有以示戒也豈徒然乎彼必有...
潛謀構隙之志尤不可不深慮也臣竊知沿邊諸將...
未甚得人皆售進市恩結援固寵不講方畧不訓士...
卒撫馭無術勞逸不均以致邊備未完邊廩未實一...
旦急用必先事而敗且河朔地方千餘里列郡數十...
與虜界連接深入之患甚可虞也而郡無善將...

勝兵卒有來如疾電六如脫兔緩急之際何以禦之
臣每念至此寒生毛骨况觀今來事勢乃必然之兆
雖命兩府重臣往逐路宣撫措置更望陛下願召
執政大臣與總兵將帥乞丁寧訓諭但圖議謀策選
求將帥精練卒伍廣為積聚以大警備之不然則懼
陛下之深憂也臣區區之心無所云補惟陛下
下裁擇

第二章

臣聞戎狄為中國之患其來久矣以古揆今未有恃
明言武備而不為後患者國家自契丹請命逾
四十年以邊卒驕將墮糧匱以朽主兵者非綺紈少
年即罷職老校隱蔽欺誕趣以目前自持我皇考

之說川練有無無實也臣慮乎臣昨奉命出塞
中情偽頗甚諱悉自創也作西京以來不輟添置
營寨招集軍馬兵糧積聚不少但以西封為名其
殊不可測緣雲州至并代州至近從代州至應州城
壁相連只數十里地絕坦平此漢與胡古今所共
之路也自夫山後五鎮此路尤難控扼萬一侵軼
則河東深可憂也不可信其虛聲弛其實備兼開代
州以北累年來蕃人深入南界侵占地土居止耕田
甚多蓋邊臣畏懦不能晝時禁止今若不令固守疆
界必恐日加滋蔓窺伺邊隙釀成大害銀方城等處
緣此而致切不可忽也况邊上將帥尤有得人者
太祖聖嘗四方邊事皆忠實者分控邊陲以何

潘景李漢起開南以備北虜郭進邢州以禦太原以
令斌慶州董遵誨通遠軍以捍西戎俱心委之端在
殊異皆一任十餘年不遷卒獲其效令則不然治事
未幾即從遷徙又何暇於訓練備禦乎臣欲乞令後
應心選要衝之處專委執政大臣精選素習邊事之
人以為守將其代州尤不可輕授如得其人責以官
效雖有微累不令非次移替所責軍民安其政令
急不至改事

第三章

臣等昨於正月初五日離北朝四日夜正旦館伴并
主賓館伴與生辰國信使張堯佐副使張希一及臣
等三人同坐欲排夜筵方喫茶了其生辰館伴副

使張希一先言云請暫約退左右有事要說左右既
離館等言云雄州開東西便門多納燕京禮物
細等人詢問北朝事宜隨事大小各與錢物此事
臣等便請說與雄州臣等與張堯佐等即時以理對
答上言相次張堯佐等依例先退臣等飲酒易衣而
罷至午日到中路未坐御筵之前先令人白館伴欲
要容間相次館伴召臣等於廳上六人同坐臣等說
與館伴云昨夕示諭雄州之事為未知子細不獲款
答及至飲罷之後召上節中曾有在雄州指揮者方
子細詢問開便門事其人言雄州日近不曾開門凡
有門戶並是舊來開置臣等事語館伴云此事的不
是憑設使雄州請納奸細自有正門出入何必開門

一門若只是郡中割開門戶出入此亦州郡常事何
關兩朝之事若或北朝燕京及涿州等處開門本
朝豈可言議兼本朝每戒沿邊不令生事非不
寧邊臣豈敢容易只如此邊臣察近年侵入南界創
立城寨必是北朝不知知之必不容許况兩朝義書
誓書若欲懽好無窮莫若遵守盟約各保疆界其館
伴見臣等如此言說但言極是頗有愧色及臣等到
雄州子細詢問門戶未變並是李允則已前曾開後來
別無別置臣等合日具奏聞欲乞密誠雄州凡有體探
事宜加慎重免致漏洩

論吳賊事上

臣竊聞余靖近進北虜回書其意未順今揚守素朝

辭將發未審如何廷如何處置今若納元昊誠款
仍賜誓書竊恐北虜因之得以為詞於理未便緣此
虜結好四十年台八事無纖鉅莫不徇從一旦驟違其
意非計之得也口一事體至大若不出於成筭豈可容
易擬議哉設欲以此虜之舊好納西戎之新款縱無
後患亦防他變但此失彼恐未為福萬一虜情忿矣
乘釁而動則曲在我矣驩盟一失追悔何及此乃繫
國家安危之機可不慎乎兼知元昊先所陳請未
盡從且可再令商量稍緩其事數月之內彼中事機
盡見然後圖之惟陛下特賜省察

論揚守素

臣伏見西賊再遣揚守素請開門戶而

議納其誠款此亦安民禦邊之良策也
元昊欲歲納青鹽貿易茶貨然未嘗虛實緣在吳越
州之地財用所出並仰給於青鹽自用兵以來法
嚴行禁約者乃困賊之一計爾今若許以歲進
石必恐禁法漸弛奸謀益熾不惟侵奪解鹽課利亦
慮波成大敵關防或未能制若稍行提捕則棄前恩
結後怨此亦必然之勢也議者復欲令運於關東吏
用或許客人禪販則又不免配率車乘轉成搔擾因
朝廷所宜慎重此舉如不獲已則不若於前來許賜
帛繒茶貨數量其增加亦可以弭亡厭之求兼此劇
賊猖狂難保沿邊塞柵備禦之具亦不可少解緣臣
跡外之職素不預議但采於物論知所以然敢罄公

少禪萬一

論保州事

臣伏見保州城內兵士等自殺害官吏以來朝廷
累行招諭及一面進兵攻取至今固守未下況地處
要害境接敵界燕訪聞虜中見屯兵界上以防
名其安爾軍廣信軍切須以宿將重兵鎮守
備侵軼之患且無家之法惟務拙速今若用兵
則城壁難拔降一物格諭又人心未信備不
固必恐突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
聖慈於內

臣等聞命將帥攻城不下乃以... 城降此亦前事之可勝也若但以... 安緣此輩自知惡逆罪不容誅亦未嘗... 推誠信寬貸之恩以城壁堅固糧食充足且務... 苟延月日雖欲必取又緣諸處卒伍素不訓習攻城... 之具亦旋創造不惟進攻之後城中生聚枉遭塗炭... 其恐兵士等所傷必甚萬一別有他虞事體不小... 不可不深慮也以臣博採外議若令親信內臣齎... 赦宥許其自新事必可濟於理亦使

乞河東沿邊守將未甚得人特乞

臣景曾上言以河北河東沿邊守將未甚得人特乞... 精選帥臣訓練卒伍廣為聚積以防後患而位疎言... 賤未賜開納臣昨奉 命出疆詢訪邊中情偽亦甚

詰悉蓋彼處官吏薄於俸給人民苦於衣食其下... 帳各萌南牧之心所未欲者獨其主與一二將相而... 已亦非兵少用度之不足蓋利 國家歲入數十萬

不微無事而動耳然集軍馬創造兵器無日... 觀乃其志不小而議者但欲少安 聖意謂彼... 好望誓甚固萬不負德... 有誤

曰其不來特吾有... 之也... 也况河...

或有不意何以取濟且夷狄者四支也河朔空虛如鴻是防乎
也幸而外無夷狄之虞而今河朔空虛如鴻是防乎
足未然而患而自潰其心腹也則朝廷安可無慮
慮而務採之之策乎若上下協心更張置如不事
之易而有大山之安又何憚而不為哉彼望聖慈
宣諭兩府執政大臣應沿邊及遠東州軍兵馬除合
曾防守外其也駐駐油諸軍悉令歸營就糧諸軍即
分也於河南兗鄆等諸州率三年一代遇有邊事即
時起發不旬日可到宜有後期不及者邪其諸州
用職除沿邊及人使路分州軍量宜增添外諸路一
切禁止並不得田易則國用民力漸可完復

陛下矜念兀兀斷在必行若更令逐路相度則互執
所見益無涯矣臣區區之心不能自已伏乞陛下
神省察

請擇探候人

臣竊見沿邊州軍探候事宜於體最急舊日何承矩
季允則識虜之情偽大小必得其實後來葛懷敏亦
能使人自王德基王仁鼎後惟務邀功冒名所遣既
不得其人且從而聲張之是致契丹累次全家
擄掠人主界上多添處邊勝認于今全不能深入
只是得四權場及出派間傳得民間常語或虛偽
之語或為事且諸度自有權宜一曰所管金幣不
與探事人逐年其後借過虛美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十

糧道

奉詔河北計置斛斗日上殿

臣竊見河北關糧州軍例皆屯泊軍馬不少雖
多方計置糧儲應副緣支多故少夏秋二稅又無
望若不別作擘畫必恐向去大段闕食且河林天下
之根本士卒絕糧勢必生反伏望聖慈詳審軍機
且將關糧州軍土家兵七合隨近便去處量與移屯
河東或近南有備州軍就糧供贍緩急應用必不誤
事候將來計置稍備漸令復舊但慮議者以防違失
士不可輕動况北虜方守盟約雖有西討之名歲月
之閒亦未可棄若軍無餼糧萬一腹心自相擾亂為

不深慮也
臣奉勅若往河北提舉計置斛斗緣河北轉運

請支撥汴河糧綱往濟地

近年失於計置自災傷之後近來州軍綱書關是糧
儲有只支得一兩月去處雖本司於去年秋豐嘗預
給三說文鈔配糶三百五十萬自後又為災撫司以
配糶下便乃借支諸州常平倉及那撥封椿斛斗
只令糶二十一萬石為一年準備其斛斗又並未
到闕糧州軍虛作見管數目不過夏初漸已支盡勘
會二司止於別州支撥斛斗應到汴河綱四十八
萬石見在河陽積貯及於京西支撥二十九萬石各

已差官裝發付澠州通利軍下計兩月自餘亦起發
十七八萬石其京東三十五萬石今轉海往滄州
雖聞和雇客船一運只裝載得三萬餘石一半可
得兩運亦未見報起發次第近准中書劄子令更
糶一百萬石充軍糧况河北河東水旱相繼人戶
亡殆盡雖有存者亦宜撫卹不可重有搔擾雖欲
配必恐無由辦集臣自受命以來夙夜疚懷緣河
軍糧支用浩繁每月約支五十萬石一年約支七
萬石或慮急難也軍馬所費轉多今若不自京
及早急處計置伊等必相議至時卒難
應到

秋... 措置不及况積蓄軍儲無便於此時不可失也訪聞
逃郡甚欲得銀絹等博糴或... 朝廷以三說行不
欲改法即草... 聖慈特許於... 內庫支借銀絹一百
萬匹兩令轉運司分配與... 遠州軍依見錢價例
糴諸色斛斗不惟邊廩有備兼免貴價入便大文却
在京錢物等事體至便

請添河北入中糧草

臣伏讀前漢趙充國傳充國嘗謂大司農耿种言
於金城湟... 中糴穀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壽
請糴百萬斛廼得四十一萬一失此兩羌人故為逆失
之毫釐差之千里事既然矣若四夷猝有動搖相因

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是知糧儲有滿則邊
患不足恤矣臣竊見河北沿邊州郡軍糧未備屯兵
少歲約及二年如定州屯兵稍衆只及一年有餘
中山最是控扼之所若非次添屯軍馬不支數月緩
急如何取濟雖... 朝廷財用窘迫力所未及然河朔

積本之地自黠虜講好觀釁而動詭詐萬狀固不可
信其虛聲愈其實備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
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若計度
軍食重遺事且循舊制不務施為臣恐日甚一日有
不虞之患無故曰金城湯池帶甲百萬其不虞

不虞之患無故曰金城湯池帶甲百萬其不虞
不虞之患無故曰金城湯池帶甲百萬其不虞

酬於履載臣無任祈 恩竦 命激切屏營之至

第五章

臣近者累次陳乞外任差遣蒙降中書劄子奉 聖旨今依舊供職尋再具狀陳乞未蒙 指揮據 伏念臣夙以愚直無所云補又汙高明之地彌負素 餐之責願避賢路庶塞公議伏望 陛下矜其拙訥 賜以保全俾領邵毫少圖涓效臣無任懇悃竢 命 之至

第六章

臣前後六次具狀并劄子陳乞外任差遣近又准中 書劄子奉 聖旨以臣列院未及二年依天禧元年 新降 詔書今依舊供職者臣迹孤望輕才短責重

上不能廣 聖主之德下不及採當時之弊若乃不 混屋漏固恤人言解苟追於刑刑恐難逃於陰譴伏 望 皇帝陛下察其審分鑒此由衷特推從欲之恩 允惟非據之外冒瀆 宸聽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第七章

臣近以起居舍人吳奎差知密州曾具論列未賜施 行進退之隆罔知收措伏念臣孤危之迹多仇少與 待罪諫司垂及二年竟不能有所建明少裨萬一而 陛下聖恩洞深終賜保全雖明主之思不忍輕去在 愚臣之分固難自處伏望 聖慈指揮檢會臣前後 累次陳乞外任差遣因依許除江浙一便郡替彈薄 效上答 鴻恩臣無任懇迫竢 命之至

孝肅包公傳

出石日世世隆平集

包拯字希仁廬州人天聖五年登進士第累擢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權二司使嘉祐六年遷給事中
 中止三司使數日拜樞密使遷侍郎辭不受七年亮
 于位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子美初拯以大
 理評事知建昌縣辭以親年高改和州堯庫而親不
 欲去鄉里遂解官就養及親亡廬墓側終喪不忍休
 又之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曰第殺而
 驚之俄有告私屠牛者拯曰已割其舌矣非私殺也
 盜色變遂引伏嘗使北虜虜之典客曰雄州開便門
 欲誘納叛人刺候疆事邪拯曰誠欲刺之自有正門
 何必便門也此豈嘗問汝州開門邪虜者道色為御史

言諸道轉運加按察使之名以考察相尚奏初官吏
更倍於前皆摺撫細故使吏不自安語為覆之除陝
西轉運使既行數日有他路監司對而求章服者
上不悅因傳宣中書曰包拯使陝西未嘗自言也可
齋三品服賜之及知諫院數論斥大臣請罷一切內
降又錄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及別條七事言明
慎聽納辨別朋黨愛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蕩去疑
法條具臣下牽錄欲過其論甚美在陝西奏罷斜谷
務造船材木十萬及罷七州河橋竹索數十萬奉使
河北言牧馬占邢洛趙三州沃壤萬五千頃悉請以
予民從之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
萬仍奏諸州毋得回易公使錢道為著令

訟牒令知牌司收之於門外拯知府開門使徑至庭
下辨曲直京師大水拯以勢家多置園第惠民河上
歲久堙塞遂盡毀去宦者偽增地契步數悉奏劾之
權貴為之歛迹權中執法請立皇嗣陳執事宗室之
法責諸路監司聽御史府自舉屬官諫官御史不
二府薦舉兩制得至執政私第減一歲休假日皆
行及攻罷張方平三司使而除宋祁拯又屢擊祁在
蜀宴飲過度遂除拯三司使翰林學士歐陽脩疏拯
所謂奪蹊田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
居家避命者久之在三司和市上供物以革科率之
擾其為人不苟合未嘗為辭色以悅人平居無私言
故人親黨亦皆絕之人多憚其方嚴雖里巷婦人

子莫不知名仕至通顯奉已後約如有未時
筠所知筠無子為奏其族子為後而請還其地
廬

國史本傳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天聖五年進士及第
理評事知建昌縣父母春秋高辭不赴得監和州稅
和與廬雖鄰郡而其親不欲去鄉里遂解官歸養
數年親繼亡墓下終喪猶不思去里人數勸勉之
出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
既而有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
之盜者驚伏徙知端州推御史中丞王拱辰薦為監
察御史裏行未幾改監察御史建言 國家取士

人不得實歲賂戎狄非禦戎之策又欲重門下封駁
之制及廢錮賊吏重選守宰行考試補蔭子弟之法
初諸道轉運加按察使以苛察相尚又疏言今日奏
劾官吏文按數倍於前皆搃搨細故吏有不自安者
於是為罷按察使使契丹至神水館前使者遇數
凶恠如有物擊之仆地拯徑入居之戒從者雖有
毋得言至旦亦無所恐及還虜人令典客謂曰維州
新開便門乃欲誘結叛人以刺候疆事乎拯毅然曰
欲知此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也此豈嘗問涿州開
門邪虜折不復言為三司戶部判官賜五品服出為
京東轉運使改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徙陝西
入見既行數日會他路監司有對自求改革服者

上不悅因傳宣曰包拯任陝西未嘗自言也
之次華陰換三品服又徙河北轉運使入為三司
水部副使奏罷秦隴所科斜谷務造船材木近塞邊郡
稍警詔令近臣條對禦邊之策拯對西北形勢山
川扼塞及所以先事選練稍儲之術甚備遂命往河
北調度軍食言牧馬占邢洛趙三州民田萬五千頃
漳河沃壤民不得耕請悉以賦民從之又往解州經
度鹽法請一切通商為便皇祐二年擢天章閣待制
知諫院數論斥大臣請罷一切內降奉詔除天下通
欠一千二百餘萬嘗寫唐魏鄭公三疏上之請置
天子座右及別條七事大指明慎聽納辨別朋黨愛
惜人材不主先入之說蕩去疑法條責臣下牽錄微

過其論甚美四年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為河北轉運
使前此嘗建議當無事時徙兵內地不報至是復請
罷河北屯駐兵而分之河南兗鄆齊濮曹濟諸郡遇
警即發之宜無後期不及之患徙知瀛州悉除一路
吏民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如瀛州悉
禁公使錢毋得回易以喪子乞便郡得知揚州徙廬
州遷刑部郎中至和二年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員外
郎知池州明年復其官如故徙知江寧府召權知開
封府除右司郎中拯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於閭
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舊制凡
訟訴不得入門拯使徑造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
欺京師大水乃言勢家多置園第於惠民河上歲久

地契若此驗之乃偽增步數劾奏之嘉祐三年除有
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數請立皇嗣及陳教養宗室
之法又條責諸路監司御史府得自舉屬官諫官御
史不避二府薦舉者兩制得至執政私第減一歲休
假日皆施行之張方平為三司使拯攻罷而除宗祧
代之拯又踰祁前在蜀燕飲過度累擊之不已祁既
罷而拯遂為三司副使翰林學士歐陽脩復疏拯所
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不已甚乎拯因家居避命者
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諸筦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
郡積以困民拯持為置場和市民得免其擾吏負錢
帛多縲繫間輒逃去并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六年

遷給事中為三司使數日拜樞密副使遷禮部侍郎
辭不受一日暴得疾歸遂卒年六十四 上幸其第
臨奠輟視朝一日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性不苟合
未嘗偽色辭以悅人平生無私書至於干請無故人
親黨一皆絕之居家儉約衣服器用飲食雖貴如初
官時少為劉筠所知嘗為奏其族子為筠後又請遷
筠家向所沒田廬有奏議十五卷子誕

孝肅包公祠堂記

廬江古建 歷世千年其賢士大夫名于史者吳
周瑜一人而已 宋有天下復逾百歲其名于時者
若皇甫 之學識不及於顯馬忠肅公高之材術
不盡其美矣全者包孝肅公拯一人而已公行也

才也果言也誠志也忠自初仕逮于考終令其節未嘗少衰變昔之君臣際遇道合計從者有之或不能知人或恥所改為或蔽於旁近或未識統紀譏入則見遠拂欲則生忿觀公平居進益廷爭之語人能道之任則肆直雖鼎鑪在前植若自守間者為其悚然而仁廟樂聞直諫容納是止無一毫芥萬始卒聽用者自堯舜文武而下仁廟一人而已公之行事請視國錄公之文章請視家集此不復書公昔為鄉郡有佛寺曰興化寺僧仁岳嘗被公遇今以其居之西偏屋闢而為祠立公之像白于州州詢諸士士曰然詢諸民民曰宜乞辭于守守固曰無愧其舊收道惠不待相而可知故畧意禮所宜祀公孰易馬治平

五年八月置翰林侍讀學士左諫議大夫守合肥郡事
蘇州全搨張環記

變元重修孝肅公墓記
至為淮西從事之三月始得再拜謁

鵬舒慶曆嘉祐之間倚其誠也

仁宗皇帝以天地高厚之德平治天下而又

雅容納忠諫維時孝肅公危言直論辨斥權

濫道而然極國本者睹奏踰而致馬至其臨

聞其風而猶知起敬起畏合則公之德也

里家... 莫頓寧木... 國欲奪而有之嗚呼以忠賢... 道邪或兵革之後未能遠復... 者不知敬邪教授下君端祖... 以開之公為之惻然不踰日... 下者皆知為孝蕭公之墓... 正其墓禁直其田之訟歸之... 以揭虔安靈者厚矣嗚呼任...

能保其後者世人不察諉以天道報施之不常... 為善者之懼而不知君子之澤雖曰三世而斬... 流風餘韻聞者為之興起孰使之然哉扶持風化... 護其子孫此正吾人責也可捨此而謂天道是邪非... 邪公之元孫邦直朝廷蓋嘗命之官令雖老不能... 仕而州縣之間經紀其存沒者可獨為包氏計邪... 化所係多矣至以連帥之命告成於公墓而且屬... 以紀其事公之勛德載在國史此不徒... 本末以為後來勸云慶元五年十月朔日... 即充淮南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嘉興... 陽余襄書片篆蓋

孝蕭包公遺事

包希仁嘉祐七年五月辛未以樞密副使
幸其第公廬州人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官且
十年人稱其孝後歷監察御史為天章閣直學士
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又遷樞密直學士知
封府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不
到有閹羅也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嘗御史中丞
司使樞密副使堯為長吏僚佐有所謂白喜而
人然其所言若中於理亦幡然從之則而不憤此人
所難也王禹偁曰包希仁知廬州廬州即鄉里也親
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
皆屏息

右見皇朝通志官政績篇

老俞龍阿既歸朝古閭門引見謂押伴使曰平生
聞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既歸漢乞賜姓包神宗
遂如其請名順其後熙河極整忠力

右見王鞏定國甲申雜記第二十一事

後世子孫仕宦有犯姪蓋者不得放歸本家亡後之
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拱刊
石豎于堂屋東壁以詔後世

右孝肅包公家訓 有石刻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鈞
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無貽來者羞
右孝肅包公詩

龍圖包公生平著何肺腑冰雪胸次山河

臨城無阿果果清名萬古不磨

右孝肅包公遺像讚

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人
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為中丞奏曰
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羣臣教有言者卒未聞
有所處置未審 聖意持久不決何也夫萬物皆有
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
仁宗曰卿欲誰立公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
者為 宗廟萬世計耳 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
臣行年六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惟 陛下載察
仁宗喜曰徐當議之 右見名臣言行錄
言路極言時事復為京尹令行禁止至今天下

皆呼包待制又曰包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凡詢
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汚者曰你一箇
司馬家天下稱司馬公曰司馬家

右見呂氏家塾記

滎陽公呂原明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
自賊者也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
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
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
之公因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
可以為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右見呂氏家塾記

包公號為明容有編一死法宮杖脊吏受其

此罪汝者故我亦... 狀囚知吏言分辯不已... 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 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克... 小人為伴同難防也孝... 謂也希仁笑比黃河清

右見筆談

孝肅包公名塞宇宙小夫賤隸類能談之第其平... 昔嘉謨讜論關... 閻廬江帥毗陵胡公... 與言曰此邦素多奇士如包公實間出也惜其後

無顯人與克謂之發揚曰搜訪遺業欲傳之... 朽計有攝助教蘇林進曰林舊藏公奏議集十卷... 亡於兵火今淮左總司... 往來之遂不遠數百里... 論悉粲然在目矣帥... 也廼俾祇若是正訛謬... 祠記述事附於末其好... 以不識紹興二十七年... 州州學教授括倉吳祇... 卷紹興間胡帥治廬以... 命置板郡與艱難悉為... 不廢祀典淳熙元年春...

於于東序其書之節傳將故兼
正湯氏家教授雲川吳公去人從
屬假番陽辛氏所歲補亡書七篇是正
既計二百八十六字遂為繕本
公之道未墜於地讀者必慕其為人且以遠
之鄉知名節取重於世尚友先烈庶幾乎遺風之
不泯是稽老區區建學刊書之意也夏五月書成
合肥假守東平趙藩老敬書其後

題包孝肅公奏議集後

鄉先哲宋包孝肅公平生事業
著於奏議其門人張田為之編
次凡十卷置諸家廟遺其子孫
亦嘗刊行矣歷世既遠荐罹兵
燹故刻不存而公之忠孝大節
嘉言謹論流風餘韻所謂沒世
不心者烏可泯耶宣德癸卯

以公之艱而歸間訪公之後嗣
得是編慨然興懷然摹寫傳記
不免有魯魚亥豕之歎今重為
較正命工鋟梓以廣其傳讀之
者則公之平生事業可一覽而
知其槩矣噫正以鄉之後生雖
不敢論世尚友然誦其詩讀其
書可不知其人矣乎是編之傳

蓋亦寓高山仰止之意
正統元年八月朔日江西布政
司右叅政合肥方正謹識



